



明史卷一百六十

鄧繼曾 劉最

朱淵 馬明衡 林應驄

陳迨

郭楠

韋商臣

劉安

劉士達

邵經邦

黎貫 王汝梅

馮恩

宋邦輔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周相禮 喻希礼 石金

劉世龍

黃正色 張選

顧存仁

高金 王納言

包鄩 弟孝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近日以來明詔雖頒而廢閣大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于中人奸諛漸



倖于左右礼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矯枉以直習染犹存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靈雨以示警戒願陛下令出必信斷欲不留事惟咨于輔臣罷勿啟于近習割恩以定礼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若徒事祈禱之文恐天心之仁愛轉而為震怒也帝頗納之詔文武羣臣同加修者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稱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居心之主宰以杜盪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托之漸尋疏言具府從駕官濫授者多名器可惜事下

吏部請科目出身能修職者與京官一体迁擢其他必九年稱職方與銓叙有奏擾者治之報可嘉靖改元帝款尊所生為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礼繼曾亦疏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日二月長安榜廟災及今郊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夫天有五行火寔主礼人有五事火寔主言言主于名礼與于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礼不具今歲未期而災者三臣雖至愚知其為廢礼失言之效也廣寧伯劉佶提督三千營軍務繼曾論其父病曠職罷之時宣大閩陝廣西數有警中原寇賊竊發繼曾疏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

多設行三年帝漸踈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憂之抗章曰
比來中旨大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誦
媚則賜勅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
洋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荅必付內閣擬進者
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正德之世
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
不知書身未經事系隙招權弄筆取罷故言出无稽一
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
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
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皆論抹不

報累迂至徽州知府卒帝初踐祚言路大開進言者或
過于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
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
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欽定策功將
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于宮中日誦大學
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嘉靖二年中官崔
文以鬼神禱祠事誘帝帝信向之最抗疏極言其非且
奏文侵耗帑金狀文奏辨反詆最帝從文言命最自核
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司計之臣不能稽其盈縮
文乃歎令臣察核假難行之事以逃已罪箝制言官此

風不可長也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官交章論
救不納已而東倣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用故銜乘
巨舫取夫役而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俱屬違
違制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
職法司及言官救之帝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遇赦
放還家居二十餘年卒第寫案皆進士寫遼東叅議案
福建僉事

朱淵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
年春與同縣馬明衡並為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
生辰有旨免命嬪朝賀淵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

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
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
時則不可且前者與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
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
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訕天下匪細故也當是
時帝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方相持未
決及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
歸過于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
皆不聽御史陳迨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章繼上帝愈怒
并下詔獄遠謫之于是帝必欲殺_殺兩人召閣臣蔣冕變

色謂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死赦冕膝行頓首請曰
淵等愚昧死固當然陛下方具堯舜之治柰何有殺諫
臣名良父帝色稍解款成之冕又固請末減繼之以泣
乃命杖八十除名為民兩人自此遂廢廷臣多論荐竟
不復召淵為人長者不欺于人或為人欺亦不校與明
衡皆貧而淵尤甚安之无怨鄉里利病與有司極言雖
忤勿顧也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字子莘父思聰死宸
濠之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
甫為御史即與淵同得罪先是閩中學者率以晉江蔡
清為宗至明衡獨業受于王守仁閩中之有王氏學自

明衡始迨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
入為御史既以救淵明衡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
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應聽亦莆田人明衡
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奉命覈各官
莊田帝以其數稍異舊籍且有訛字有旨詰狀應聽言
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坐臣若尚書交總領部事安
能徧閱今旬日間戶工二尚書相繼令對狀似非尊賢
優老之意疏入奪俸其抗章救淵等也謫徐聞縣丞八
年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本自有傳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

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
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西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麒
貪懦詔為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
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偶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
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
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忤今羣臣伏闕呼
號其事雖忤其心則忠乃或榜掠殞身或閹閹謫戍不
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特賜優容復生者之
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
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法司請令戴罪赴京俾途

中稍自便亦不聽既至下鎮撫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
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議量與一官得吉水教諭
終南寧知府

韋商臣字希尹長其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
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无虛日乃上
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為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群臣
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
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
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
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王主事蔡乾等五人以

京朝官為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
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為皆所
當宥况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
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者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成
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
弭災攘患之一道也疏入帝責以沽名責直謫清江丞
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
伊王用宿怨虐殺其妃商臣具論如律臨賴杜桐以給
事中家居與趙僉事者構怨共仇殺三人商臣適署按
察使持之急桐兄柙時為通政數寫書求緩其獄拒弗

聽有豪民為盜窟穴者詞連鄉大夫黃彬彬求見以危
語脅商臣商臣怒即挫辱之以故衆憾交作騰謗于吏
部尚書汪鉉甫遷四川叅政遂以考察落職言官薛宗
鑑戚賢沈謐戴銑輩交章論救竟勿得直家居數十年
卒商臣受學于湛若水素砥名節既罷歸幾死以自給
然以疾惡大峻徃徃遭誹議云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八年九月改河南道御史時世宗政尚綜核臣下救過
不給而奸宄益滋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臣聞君猶天
也天以徧覆包含為德則不言而萬物成君以徧覆包

含為心則不勞而萬事理故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于明察理或然與夫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而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于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掇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矣夫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在外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不約而同上以苛察繩之下以苛察應之

竊恐民窮為起盜之源食寡无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于上百執事振刷于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陛下大邑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為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為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考訊兵科給事中胡堯時搢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典史安不以謫官怠職築堤數十丈人稱為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預平寧鄉寇擢鳳陽知府用治行卓

異賜三正品服以憂歸卒安居官有清操布衣蔬食如
未仕時子志業嘉靖末登進士至按察副使安族人士
達字伯馮秦政煒曾孫也登嘉靖十一年進士以長樂
知縣入為御史世宗南巡還疏請核治扈蹕諸臣乘間
漁獵細民盜公帑者而車駕所經民間出馬役丁者皆
與優復帝採納之出接近畿劾中官閹殺錦衣指揮趙
俊奉聖母梓宮南葬所至怙侈躡貨帝責俊令省愆任
事而命司禮監逮治殺未幾疏劾吏部尚書許讚誅閹
柔孫顏廢紀綱淑慝死別郎中黃禎賍敗狃黨芪之致
胥吏縱橫公行賕賂因脩擿六部吏役賄濫之弊并以
為讚罪帝怒黜為臨淮知縣士達入臺未久數犯近貴
人以為難再遷合州知州後讚入政府以士達為襄府
長史歸老卒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權荊州稅甫三月稅額已滿遂啟閑任商舟出入遠近
稱之進員外郎張璉與經邦為同年生璉招致之經邦
薄其人勿應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
部上疏曰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
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
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无有皇父其人

者乎迹陛下納陸榮言命張璵桂萼致仕尋以璵議禮
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
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設禮貴當臨政貴公正
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
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
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璵議禮有功
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設禮之臣也私
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設者為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可
萬世不易設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
可毀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款子孫世世守

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
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
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
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頤不偉欤如徒加以非分之
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璵等福也帝大怒
立下鎮撫司考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
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
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赦例經邦乃閉戶讀書潛
心著述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討論忘其身之在戍
所也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為立高賢祠祀經邦熙

九川三人云隆慶初復官經邦弟經濟進士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劄卷福建劾鎮守內官尚春侵匿官帑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先是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藐不遵奉曲說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內自扶以獻者謂之額外愚玩有司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罔聞之困鬱而不解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于承天立典獻帝家廟以輪子

崇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于外戚豈知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勅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費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三年出按江西聞父喪不俟部檄輒歸服闋里居者七載始起守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並損籩豆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疏諫謫迂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教孚復為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說已

定賈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賈等謂朕已尊皇考為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恣下法司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鉉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扶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贖賈為民賈以壽終于家方賈等上疏時賈同年進士禮科都給事中莘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說謂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

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偕同官上言三事一謂比來章奏多事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二謂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致是非不分請悉付之公論三謂人主之學以當務為急詞命非所重今一爭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並被責讓尋出為浙江叅政卒官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苦志教育比長
知自力學嘗除夜无米又兩屋漏尽湿恩讀書床上自
若舉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
執贄為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
以移刑部不復牒報恩請尚書必報御史諸曹郎謹謂
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恩恩曰非敢然也欵因以知事
本末得相叅耳尚書无以難已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怙
勢殺人立寘之辟大計覲吏南臺例先糾劾都御史汪
鉉恣肆擅權請如北臺既軍事始許論列恩批故事與
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之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

北郊且欵令皇后出蚕北郊下詔令廷臣各陳所見而
詔中屢斥異說者為邪徒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今明
詔令其直諫而又詆之為邪徒人安所適從哉此非陛
下之意必左右奸佞欵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士風日
下以緘默為老成以謾諤為矯激建言得罪不惟父母
妻子自相怨尤即朋友故舊且絕跡往來遠近相戒遠
以成俗士處今世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其有異說
而逆詆之為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此豈宗社之
福哉况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礼男不言内女
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詠母

為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且得重譴及疏奏
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
恩以為天道遠人道迩與其更張時政之得失莫若進
退臣工之邪正乃備指大臣得失謂大學士李時小心
謙抑解禁撥亂非其所長翟奎附勢持祿惟爭模稜戶
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判斷不經之費必死禮部
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
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為刑部尚書王時
中進退味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
謹度吏部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諫不足右侍郎許
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
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
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
明雖擅文學因入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
事精詳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毅篤實不浮謙約有
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
樞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
右都御史汪鏗三人之奸謂字敬剛惡亮險媚嫉反側
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
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執恩讐靡所不至昨歲

偽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礼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
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
別用非入閣而何此歛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使兼掌
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壞國事不止若鉉則
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
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
也臣不意陛下寄鉉以腹心而鉉逞奸務私乃至此極
也且都院^察為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
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錮薄以希稱職其為天下
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字敬根本之禁也鉉腹心之

禁也歛夫門庭之禁也三禁不去百官不和廢政不平
雖歛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苛^求主
使名恩日受榜掠瀕死者數矣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宗
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並逮邦輔
下獄奪其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欵坐以上言大臣
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
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字^敬三臣也徒以大
礼故仇君死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欵欺公鬻獄耶遂褫
時中職奪侍郎闡淵俸貶郎中以下極邊雜職而恩竟
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

冠蓋者過輒攀輿呼號乞救終无敢言者時鉉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向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无憚也吾死且為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覬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人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毅亦愈厲廷相曰馮御史無多

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鉉曰公當惜大体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家宰私家耶鉉稍止然犹署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鉄其膝其胆其骨皆鉄也因稱曰鉄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底于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焉報无地乃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頊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

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
榮然一孤必不能獨生異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
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僂臣不傷臣心臣被僂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亦上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訊尚
書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麁宜
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
成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鉉亦後兩月罷矣越六
年遇赦還息乃稍治生產家漸饒專為德于鄉穆宗即
位錄先朝直臣息已七十餘即家拜大寺丞致仕復從
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息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子

死越數年登鄉荐久之不第謁選得先祿署正遷應天
府通判有善政第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
文名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
子則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
迹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為

楊名字實鄉遂寧人童子時執試有司督學王廷相奇
其文語之曰孺子名名當以本寔為字名跪曰此鄉先
輩余憲副諱也未敢承廷相瞿然曰有是哉遂補弟子
員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
闡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展書官預宴西苑河南進白

鵠帝以為瑞命儒臣作賦頌獨名詩有諷諫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常用舍不當語殊切直帝獨之漫答旨稱其納忠令明言无隱名乃復言竊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鉉心行反覆舉措乖違志在逢迎事期報復使之在位害豈勝言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譎久典戎政益肆猖狂太常本典禮之官乃充以道流如陳道瀛金贊仁音容既極粗鄙酣淫无所不為望其精白以奉明禋不可得矣是數人者群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無亦聖心之偏于喜者耶陛下踐阼以來諸臣建言

觸忤者跡或難恕心定可原近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未見題覆則臣所謂逢回顧望不能將順縱有陳情不過虛文塞責者豈尽无哉夫此得罪諸臣群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無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又如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惟冀裁察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考訊鉉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宇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

為上簡用誠款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訟者輒病臣操切
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因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
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竟無所
承惟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獄
具命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上指乃特詔謫名成編
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荐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
親孝親歿與弟台庐于墓免喪疾作卒

黃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于王守仁嘉靖二年應會試
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從容辨析
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見而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既

成進士即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教明聖鑒勤聖學
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直居官廉取下嚴急屬吏毋
敢縱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内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
解會御史行部銜其簡伉而僚屬素憚直者遂誣直易
錢入橐御史不察繫直窮治之无可得坐以因公科斂
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
問无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
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遠編修楊名以建言下獄
侍郎黃宗明救之亦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
其中曰敦大臣体羣臣今楊名以直言而寘之詔獄非

所以体群臣也黃宗明以論救而令與名同罪非所以
敬大臣也二者未盡天下後世將疑陛下修身之道亦
有未盡矣乞速還二臣官合九經之義帝大怒並下詔
獄考掠法司擬贖徒還職帝不許命發極邊乃編戍雷
州衛遇赦放還家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
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
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上言按天文志并居東
方其宿為木今者彗出于并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
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之採大木者勞苦萬狀應天

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方有造軌之後民間耗費不
貲窻戶逃亡遂已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盜
至攻劫會城凡此皆足疾天和干星變請停不急之工
罷採木採珠則彗滅而前星耀矣章下戶部尚書許讚
等言大工之興採木燒造之後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
採珠物力竭絀民困難蘇弘化言宜聽帝怒曰採珠故
事也將朕未有嗣專以採珠故耶因責讚等附和而黜
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于家穆宗立贈光祿
少卿同時御史以建言獲罪者有鄆周相麻城喻希礼
黃梅石全相字大卿弘化同年進士臨川知縣入為御

史七年三月吳寶縣言黃河清帝悅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璠等屢疏請賀許之相上言天生陛下為中興主瑞應固宜然河之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河清而好諛喜事之臣又從而張大文飾之竊恐佞風一開繼此之以禎祥獻媚者將接踵于四方也願陛下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自今毋奏祥瑞遇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則陛下聖德益昭播于天下矣帝大怒下相詔獄考掠之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諸慶典亦止不行相後歷官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希禮嘉靖五年進士授紹興推官擢御史十年十二月上言近陛下祈嗣禮成精

誠感格瑞靈遂降臣以為招和致祥之道不盡于此往者大詔肆赦今歲復免行刑天下臣民咸沾愷澤獨議禮設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未蒙原宥陛下其忍遺之乎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疏入帝大怒曰諸臣得罪乃其自取願謂朕加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叅議以聞詔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未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勿協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新

建伯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功莫大焉乃因疑謗
泯其前勞大祀大獄諸臣久膺流宸困鬱既久物故已
多望錄守仁之功寬諸臣之罪則遠迹胥悅而太和之
氣塞乎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款朕勿御萬幾即古奸
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
心本无他祈賜寬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
狀言等伏罪宥之二人竟謫戍衛邊久之遇赦放還卒
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金正德中進士為御史出按廣
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岑猛克盧蘇王受還臺
值張璁桂萼用事諸御史如儲良才輩爭附之全獨侃

侃不阿以是稱于時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太倉知州窮
治奸猾威惠大行屬縣崇明多盜設策捕之以忤監司
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
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階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
不正由于人心之壞人心之壞非由他也患得患失之
心使之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
比相倚仕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于下彼倡此和靡然
成風非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亦不可救唯陛
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

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賞勿以私惡而有所罰虛心
以防邪佞之欺謙受以來忠諫之益更勅大小臣工協
恭圖治无使叔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
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
獨盛其故何耶良歎及明主在上而一盡其所蓄耳雖
其一時所言或傷于激切今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
備嘗事体自習當宥其既往開自新之路以次錄用而
恤其死者仍令大小臣工并得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
氣三慎舉動以存大体臣惟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
舊惟陛下之有大臣必先知其才之可用而任之也夫

任之既重則礼之宜優今或忽然而去之或忽然而召
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則何以勵人臣之節哉臣愚以
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无足取則宜因事託辭以礼
使退如其素行无缺乃偏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之觀望者即有以窺陛
下也至如張延齡馮範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
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願區區腐鼠何足深
惜獨念孝庙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
自庇其骨肉于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宫亦不能不為
一動心也頃敕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

臣以為南京太廟遠方被災工役之急當先通此今與
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酌量緩急而
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械繫至
京下詔獄考掠次日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家居五
十年自斥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
葬之

黃正色字士尚張選字舜舉皆元錫人同登嘉靖八年
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山
有穀民為立生祠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中明年
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

誠與教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昨
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民未免心疑茲孟夏禘享
倘更不親行則跡涉怠玩如或聖体初復未任趨蹌宜
明詔礼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既帝
閱疏大怒下之礼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在周
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是疾之當慎無異于祭選言
非是但小臣无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党比命
執選闕下杖之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
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投以良劑得甦帝怒
犹未釋是夕不入內次遠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毀

成明日分賜百官竟削選籍選居言職甫三月遽以直言得罪由是名震海內而正色是時方丁憂家居已起補香山旋改南海南海正色座主霍韜鄉邑也其宗人恃韜勢橫甚及正色至霍宗人謂必庇已而正色一死假借悉繩以法諸霍怒譖于韜韜願以正色為賢令盡法以故豪強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為南京御史首疏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具事甚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讚奏辨言已實未嘗任藩臬由是帝以正色言為誣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駒馮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

和所過紉饋遺宜按問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言正色擅于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獄詔榜掠遺戍遼東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鄙顯而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顛蹟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嗣位起選通政叅議以年老子致仕而召正色為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亦卒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蜀王與都司劉永昌相訐奏命存仁

往勛存仁持法平^昏愜服十七年冬疏陳五事一廣曠
蕩之恩請赦戍臣楊慎馬錄馮思呂經等而召用累年
言事譴責之臣二崇安靜之吏請勅內外諸司務遵祖
宗成憲不得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以干譽三重撫按之
責請勅撫按務公舉劾不當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
庸品且教易長吏送舊迎新為弊滋甚勿輕易更調四
精考察之政請令當事者愛惜人才毋若往年考察任
喜怒為取舍植異同為息讐五抑邪佞之風近明堂大
禮聖心已有定見吳璋何人而敢妄議敗俗妨農莫甚
釋氏葉凝何人而敢乞度此而不治無以懲後請下詔

嚴禁凡若此者罪無赦當是時帝方崇信道家言凝秀
道士也而存仁劾之帝以為刺已且惡其欲釋楊慎等
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為釋氏命廷杖六十編氓口外自
此往未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始召為南京通政叅
議歷太僕卿先後條上馬政十三年^事悉報可未幾致仕
存仁為人直諫不屑脂韋遭困阨久方見用而遽思勇
退世尤高之萬曆初卒先是以諫用道士得罪者有石
州高金信陽王納言金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
給事中九年八月詔沙汰天下附學生金疏言七不可
且曰老稚凡庸即廩增亦不免豈可獨汰附學帝雖責

金抗旨而詔廩增一体掄選且許附學生額母視廩增
竟從金言逾月復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凡法國王師佛
子盡從屏斥近又諭礼官黜姚廣孝配享臣每嘆服大
聖人作用為真千古莫及豈意有真人邵元節者誤
蒙殊恩為聖德累耶夫爵祿者勸世之具元節一道
流耳縱使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之崇秩復賜其
師李得晟贈祭廣孝既不可配享于太廟則二人益
不可拜寵于聖朝望削元節真人之號并奪得晟恩
卹庶異端闢正道昌時帝方欲從元節受長生之術
見疏大怒立下詔獄考掠終以其言直釋之明年偕

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具得奉御李興等侵蝕
狀為寘諸獄金浚累官薊州兵備副使納言嘉靖八年
進士擢戶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少卿金瑛賢仁
寺丞桑友蘭徐可成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累
官陝西僉事

邑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昂與弟
昂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昂仕至池州知府為治清簡
早歲乞休為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之舉
嘉靖十七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為御史勅兵部尚書張
瓚令員穢出按雲南舉刺不避豪勢時仕者以雲南荒徼

悼不款往因設告執遠方之法鄣上言此曹志甘投荒
非年迫哀寔則家貧急祿志在為己豈暇恤民此滇中
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
縣佐貳姑用此曹度乎吏治可舉章下吏部請以鄣言
蔡行于雲貴兩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
守備中官廖斌擅作威福鄣至款繩之而語先洩斌惧
思有以中之俟鄣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而詭稱
鄣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鄣捕章
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鄣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
當進膳不為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而鄣始奏斌前

事帝大怒以鄣抵飾已罪逮詣詔獄榜掠永成莊浪衛
莊浪極邊敗屋頽垣鄣處之甚安頷徒念其母自傷不
克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
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遺言以衰經入棺
孝字元爰後鄣三年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京御史
疏論禮部尚書溫仁和壬辛丑會試有奸弊且言度子
童承叙嗜酒贊善郭希顏輕險編修袁煒放蕩帝以事
屬曖昧置不問未幾又劾巡撫遼東都御史孫禮山西
都御史吳瀚不職瀚竟罷去孝况弟分居南北臺並著
風采又皆有至性鄣既服官于此不得養母孝遂以侍

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而鄣亦繼殞天下
聞而傷之鄣從父弟汴郎中汴子樞芳提學副使樞芳
子世杰泗州知州世杰子鴻遠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為湘漳知縣以治行高等行取入京卒包氏自
定昂以未能世其學為鄉人所稱

論曰人臣之義忠為而已苟以厚薄移情險易易鄣則
非矣乃記稱休羣臣則報禮重聖賢之論君臣未嘗不
於其報施之際者何哉蓋為為君者言之而非以訓臣
子也世宗之于臣不啻犬馬草芥然矣而諍臣弼士引
裾借劍心甘受禍瀕死而无憾者前後相望豈非其自
待者重而忠之所激不可以主威奪者與身被眷遇而
尸位固寵自同寒蟬者不亦尤可媿也夫

明史卷第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四

汪應軫

鄭本公

趙漢

章僑 許相卿

方鳳

彭汝實

顧濟

張錄

鄭洛書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選庶吉士大學士毛紀聞其名歎一見之竟不往
 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
 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成
 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
 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逐典

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于今夫谷
永諧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嘗有言而成帝能容之
豈以陛下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田中繼復偕
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事竣擬
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為泗州知州州土瘠民惰不
知農桑應軫^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江南女工教
以蚕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終絳道路
乘勢橫索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
境遂免驛騷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
人應奏進言此土女子荒陋死以應勅旨臣向募有桑

婦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蚕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世
宗踐阼召為戶科給事中父老送者皆泣下山東鑛盜
王鐘等^作亂分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
弭盜大畧不出撫剿二策撫之莫急于推擇守令剿之
之策其要有六離間賊堯一也收用材豪二也固扼險
要三也廣開告訐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別首從以
納降六也且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
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患于隣國也請著令凡一
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從重論報可京師
諸舖戶例以十年編審尚方有所需先輸物于官而後

給直給又多侵損民大困應軫具陳其害請罷編審之制依時估給直語甚切至下所司訖頗采其言司禮監典簿辛壽散官軍俸于午門外設座南向應軫劾其无人臣礼且言銀多減尅宜下吏按治尚書林俊去位抗章乞留皆報聞應軫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养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是時張璉桂萼在南部方訖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欵倚以自助應軫與訖不合即奏請遵礼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為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為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

侍养吏部為之請乃命免逮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視江西學政又以父艱歸服甫闋病卒鄉人重其操行私謚清憲先生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時國本未建中外危惧本公上言昔漢唐中葉國統數絕倉卒之際援立昏弱卒貽國家無窮禍今災異迭具宗藩屢叛正以儲位未定萌覬覦之心中外臣民咸懷憂畏望陛下以宗社為重密與執政大臣議慎選宗室之親而賢者正位東宮以繫天下之望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獻言曰是宮

也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踐阼適與期會固居安之
日亦思危之時也臣以為思不在遠請即以此宮為鑒
夫此宮何以災也由先朝羣小逢迎燕遊无度俾夜作
晝遂致焚燒然則遠羣小而鄣燕遊以防一朝之患者
陛下可不思乎朝營建此宮亦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為
念故一日之安未享萬歲之後无託而以厲之陛下然
則重妃配而廣繼嗣以為子孫萬世之計陛下可不思
乎新宮之成必祭告郊庙社稷而後入居者所以敬其
始也然未_以而致敬不可既入而怠忽陛下得不思慎
終如始兢兢業業常如天祖臨之而不敢以出獨肆乎

陛下昔居文華密迓外庭群臣封事朝奏夕下今一入
深宮臣恐天顏遠絕由近侍以傳言將因鬼以見帝陛
下得不思益勤延訪以防壅蔽之奸乎陛下昔居文華
侍從簡朴供御儉素今一入深宮臣恐珍奇之玩妖冶
之容亂聰明而惑心志陛下得不思遏欲將萌踈遠蔽
色以防燕安醜毒之患乎此宮始作勞費實多殫天下
之財力失天下之心曾不顧恤陛下仰觀輪奐之美
得不思竭民脂膏幾何疲民筋力幾何而重具作惜財
力永以先朝為鑒乎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具獻帝皇
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春本公以京師窮民多飢

凍致死請出粟賑濟戶部言故事窮民悉收入養濟院
其无籍者收之蠟燭幡竿二寺衣布薪米厨料之類歲
費萬金皆無其寔為奸徒侵冒而二寺又添設内官校
尉多乾波罔利致窮民無所得食今當盡復舊制專
属其事于二縣五城而罷内官校尉勿設帝悉從為出
按遼東劾罷奸貪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
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
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報本礼重遣代非宜報聞明
年三月帝欲考具獻帝且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争
謂孝宗雖未嘗親之月聖躬然守此鴻業而傳之陛下以

及子孫萬世者果誰之德與陛下潛邸之日則為孝宗
之侄具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具獻帝之
姪可兩言而決也至于立廟大内實為不經獻帝之灵
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托享于大内為陛
下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于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
敬精誠无所屬恐獻帝之神將蹙然不安是陛下之
孝既不得事致于太廟而所以奉獻帝者反為瀆礼
而不足以尽其心矣帝怒責其朋言乱政奪俸三月
其年六月上愈欲考獻帝以帝書為礼部尚書召張
璉桂萼入京于是群情洶洶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

連章言夢首為亂階璵再肆欺罔黃籍如鷹犬張喙
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
成夫攻之勢席春陰行間謀以收漁人之功卒之尚
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而
被逐言官由之而得罪雖徃日瑾彬之奸流禍亦不
若是酷也不納己而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逐
職尋遷通政叅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
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
如默賈準等會荐詔許召用不赴卒
趙漢字鴻達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官提學

副使李夢陽檄毀淫祠有司率顧望漢署府事一日而
斃者十五治獄明決上官才之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嘉
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時為
兵科上言近日貴倖之臣根柢左右而太監崔文允與
亂政今論文罪者多矣陛下不曰已有詔旨則曰所
司知之文巧壅蔽逞奸欺行道之人皆知之陛下獨不
知耶且文之專恣豈特庇一廝養李陽鳳而已陽鳳之
事狃小也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獄以制人能致尚
書以回奏能加言官以詰責充其權勢臣恐其不亂不
已也近工部尚書趙璜受牒發文家人之罪文輒捕其

牒者痛杖幾死叱之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放橫無狀
至此則其斥辱大臣如前此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
也望急賜譴逐毋使為新政累不聽既而言官多得罪
漢疏言忠臣言易憤激激則犯忌諱侵近侍而奸邪遂
側目以圖之于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
不諳事体官可罷也旨由中擬力可回天欵加之罪患
死辭乎夫以內臣之私憤而滅天下之公言成天下之
士類使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以避中傷之禍
豈不岌岌乎殆哉報聞三年同^廷臣哭爭大禮逮繫詔
獄復廷杖之歷吏科左給事中尋以疾去八年起故官

明年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奎稱病三月
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璉久專政机亦未聞其求賢共濟
在萼有覆鉢之戒在奎有伴食之誚在璉有夫復之嫌
乞諭奎萼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以分璉任
上覽奏不悅摘其為字詰之諭璉毋引避遣使促其赴
閣璉疏謝因言漢忠于君謀宜令其備列堪^任內閣者
以進帝從之即令漢舉其所欵用者漢惶恐言臣冒昧
无知妄欵璉引賢共濟初无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
~~取~~以名上漢益惧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即有時皆
亦非小臣所敢干預帝乃宥之止奪俸一月尋出為

陝西右叅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
子伊嘉清十一年進士歷廣西副使年甫四十即以養
父乞歸部檄屢徵竟不起伊子邦秩萬曆初進士終海
門知縣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
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上言正
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
下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于是取
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務崇艱險乞
行天下痛為禁革會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然其言下

詔禁錮如僑指明年上言陛下高拱穆清之上付萬幾
于章奏臣下浮接清光不邁早朝頃刻間耳奉天奏事
徒為觀聽之具文華講讀畧无問難之言如此則朝講
何益哉乞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
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大臣恒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
人俾更番入直便殿以備咨訪則上下交孚而壅蔽不
生矣上頗納之時奸人何淵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僑
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臣聞諸處添設織造內臣貪橫
殊甚初至有謁見歲時有節饋行戶有規例樣段動以
數千帶造各逾本數稍不稱意輒遭毀裂有廢產鬻子

以僨者其為毒苦不可勝言而內臣方視為利藪道路
傳言浙江太監梁珪運重貲營筦織造巨竊為天下慮
此舉動也伏惟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明
年條列營務因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
遂解任尋疏論張璉霍韜首為勦階席書方猷夫朋比
附和桂萼竊取唾餘攘臂不顧且并斥之以謝天下周
官張嵩曾懷亦以為言皆不聽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
黃緣其黨奏乞還京治疾僑疏抗言用大等初連逆瑾
後引寧彬樹八克之克釀十六年之禍致先帝不得正
其終賴陛下明斷謹斥人心稍快不知大用何所窺矚

一旦故違詔旨敢行陳乞若不早為遏絕恐乘間伺隙
群克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五年孟秋
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代僑疏諫且言奉命臨時
倉皇執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兩月歷禮科左給事
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
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已下獄論死帝復寬之相卿
抗言銳忠罪惡載在刑書百死莫贖乃更忽降明旨更
許戒死天下望陛下為孝皇陛下頷自處于正德之紛
亂愚臣所未解也帝謀加具猷帝皇號相卿疏爭嘉靖

二年詔廢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為錦衣世襲指揮廷臣
爭之不得相卿復抗疏曰曩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
子冕止錦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底定汀贛官其子正
憲止錦衣百戶矣乃中官廝養而廢叙及過之是忠勳
大臣之裔曾不若近侍之奴狗國勤事之臣其誰不解
體乃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而陛下悉
拒不納毋乃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哉相卿見時政
乖違不勝憂懼乃上言天下政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
亂公卿大夫叅議則治匪人潛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
登用老成嘉納忠諫裁抑僥倖竄殛儉邪可謂明且剛

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執政乖行得毋明少嚴乎剛少
遜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
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听羅洪載守職逮
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
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爭涉中人曲降溫旨
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賢智之士雖
欲竭忠盡節不可得矣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
而類俊者必不能留然則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
理天下乎夫今日之天下與先朝異在武宗時勢已阨
危然元氣犹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

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死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然則陛下可不憬然資悟哉乎
伏願深察亂机收還政柄取近習最无良如崔文者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官府一体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為也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譽其詞甚切為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見聽遂謝病歸知縣以故事致與從相卿曰今日貴人即曩時諸生也奈何後隸里党擁蓋乘輿使父老走匿乎且吾誼不入公府無所事此力却之八年詔養

病三年以上不赴部者悉落職任閒相卿遂廢十五年吏部疏舉遺賢有詔起用竟不赴夏言故與相卿為僚既柄政貽書招之謝勿應卜築紫岩山與田父相尔汝互就飲食有以貴人目之者輒投袂起知縣重其行為之樹坊相卿念當往謝乘小舟泊東城外黎明伺門啟趨縣治前再拜去清風峻節卓然于時子聞造萬曆間以舉入歷御史

方鳳字時鳴崑山人與兄鵬同舉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九年擢南京御史副使胡世寧被逮疏請寬之改北臺出按真定諸府武宗南狩疏論七事申言不宜徵索

婦女納之行宮又極陳災眚屢見宜修德以謹天戒皆
不報世宗嗣位疏論兵部侍郎楊廷儀奸佞貪黷廷儀
者大學士廷和弟也帝以廷和故優容之而言者論不
已廷儀竟自引去時帝欲追崇與獻王大奸張銳張忠
輩將魚緣逃死鳳偕同官上言大禮之說禮官所考定
寔合天下之公而陛下留中者月餘致獻諂希氣之徒
立異說以榮庸听願陛下割恩從義克已由禮則大孝
立而治本端矣張銳張忠罪與彬寧同科而賊臣蕭敬
輦曲為虎庇致法司止坐一死乃疏復留中半月御史
屠僑奏趣之始令會獻臣聞其挾布重賄交通宮掖將

圖戒脫願陛下毋惑近侍之言勿徇宮戚之請早賜裁
決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因請帝勤御經筵容納直諫
一言一動師保是依毋使內臣干政疏入報聞帝既尊
與獻王為帝復欲加以皇號鳳復疏言非禮嘉靖改元
秋南京大風雨拔壞陵木壞民居大江湧潮至丈餘鳳
上言災變之來率由人事感召今經筵无咨詢之實宰
臣少延納之禮蠲租之詔方下而追征益急沙汰之令
方頒而傳奉踵至信內豎之言而貶謫御史囚繫部曹
徇外戚之請而非功受封无名賜第大奸如張銳輩止
從謫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橐積惡如浦智等止令降

秩而入官駐物仍還罪人此皆蠹政之大者願陛下痛
加警省力祛弊政而歸之正道庶乎災變可弭帝竟不
能用也二年出為廣東提學僉事旋謝病歸鵬字時舉
既登第授禮部主事嘉靖初累官吏部郎中皆在南京
出為浙江叅議遷山西提學副使其疏乞休不許遂徑
歸初大禮議起南京主事張璉輩力請考與獻王舉朝
排之鵬獨是其議後璉輩用事引鵬為同志即家召拜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尋充經筵講官居二年擢
南京太常卿復謝病去明年詔覈託疾不赴官者罪之
遂落鵬職聞佳初鵬與鳳同以學行相砥比設禮各持

一說不相下然鵬雖由此致通顯而意致邑邑不自得
故未久遽退既而人皆家居相友愛放情文酒足跡不
履守官寺鄉人並賢之始二人設禮不合世宗亦知之
嘗作自得有述一篇中言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彼附
和者无足怪所惜者師生兄弟朋友乃逼于勢利互有
乘睽如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而師之言不從矣桂
華為少保葦之兄而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
之友則友而疏矣吁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哉一清
上言宇不听臣言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華能
持正論聞葦之學多自其兄啟之未可盡非也帝報曰

朕閱大典有詳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萼桂華之
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故吁嗟之餘抑揚不平得卿言
朕將易之蓋帝誤以廷臣之爭大禮為附楊廷和而然
也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
科給事中伉直敢言嘉靖三年春南京大水疏請設策
賑濟又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甚衆操江都御史伍文
定不即討剿應城伯孫銳擁兵不出俱乞降旨切責帝
並從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爭大禮下詔獄謫官
汝實抗章論掾又因災異上言迹者黃風黑霧春旱冬

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群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
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于上地變于下人物變

于中而修省之詔无過其文廷陞之間忠邪未辨以逢
迎為合礼以守正為沽直長鯨巨鯿決網自如腴田甲
第橫賜死已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也今陛下
春秋已逾志學豈可徒恃堯舜之資而不加聖心乎側
聞經筵進講畧无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荅棄燕聞于
女翫委腹心于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繆竟
得无他如此而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不可得矣報聞
六年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逮繫被論不出礼部侍郎

溫仁和以慶王台鉉事聽勘汝寔言宜听二臣避位以
明進退之義因荐石珪羅欽順領清將冕可代宏李廷
相崔銑湛若水何塘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
邦奇之許廷和彭澤也汝寔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為惶
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
宏石珪夜入楊一清之門事易可見今既不聞召問一
清而一清又久不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
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怨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
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次子及婿
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

也願追究主使之入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訊外蕃
不聽汝寔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為當事者所
惡先是以親老款便養疏乞改近地教職因遵詔例舉
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不許至是考滿復申前請當事
者欲中之下吏部叅看因言汝寔倡言鼓衆撓亂大禮
且與御史方鳳程啟亮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款
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間往奉親結廬山中
講授生徒竟不復用汝寔與啟亮及大理少卿徐文華
華給事中安磐皆同里同時以敢言著聲稱嘉定四

諫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行人擢刑
科給事中武宗晚年巡遊无度國本未建中外以為憂
車駕自南都还卧疾豹房惟江彬輩侍左右人情益危
疑濟上言迎聖体愆和舉朝憂惧夫人情之至親而可
恃者莫如母子今陛下孤寄于外兩宮隔絕骨肉日蹙
聖心所恃以為安者復何人哉昔漢高帝卧病數日樊
噲排闥入見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憂噲之憂
者但拘于形迹不敢自尽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
凡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滌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
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

世宗即位之月濟上疏曰伏見陛下踐阼剷除宿弊殆
盡言官敷陳並見來錄天下臣民莫不懽忻踴躍思見
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聽諫非難樂諫為難
今新政所釐正多不便于奸豪權倖之家臣恐盤執既
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幃必請託左右萬一持法不固
弊源少開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陛下雖欲復正其末
不可得已此臣所以慮守法之難也昔唐太宗貞觀初
每集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
路臣工使思贊盛治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于迂闊
切直者或適于犯顏要之皆忠義所發有利國家陛下

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為迂闊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臣日聞于前惡可得哉此臣所以慮樂諫之難也尋復上言陛下臨馭以來剪首辟惡天下翕然稱明然奸宄尚存乘機伺隙傷善類以快私讐言執邪說以拒正論未敗者思固罷既敗者異瓦全此誠治亂安危之机不可不慮臣請以內外所上章奏下吏部考覈其尤闇昧勿當者屬言官叅劾以彰國法且章奏批荅或下部或取上裁祖宗自有故事今內臣張雄張銳張忠于經佛寶張信孫和陳敬等誣謗先帝陛下業已逮治及其奏辨又獲寬假豈左右親信巧為營救而陛下

過聽之耶臣願斬以大義批荅悉如舊章事有違法使言官得以封駁諸司得以執奏則小人無所售奸而法紀可以復振帝皆嘉納之既而劾司禮太監蕭敬虎庇罪人張銳等惑亂聖聰故縱大奸都御史張綸刑部尚書張子麟侍郎顧頤承旨會訊依違詭隨死大臣之鄙乞治敬罪罷子麟等不聽帝欲加具獻帝皇號濟疏言其不可踰年待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字行之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亦起家行人歷刑部郎中出為知府章志守官廉善聽斷在部獻獄明恕及至饒饒入健訟決遣不踰信宿胥吏無所售奸頻歲旱濟賑救以時歷廣

西按蔡使為曆五年進表還便道歸里會子紹芳成進士為庶吉士即稱病家居閱七年用薦以故官改涖山東累擢南京兵部侍郎南京故有馬快船供中貴進奉舡戶累千人承其後者輒破產章志請減舡額舡戶毋貪派官為給直僱募由是積害頓除比章志卒官都人祖祭江濱哭聲震野為立祠祀之紹芳字實甫官終春坊左贊善為人溫粹雅鑄見推館閣顧氏雖三世仕宦而貲產不及中人為鄉里所重

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同^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

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五年七月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其使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徃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錄上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以銀計之當五百餘兩矣牛食芻藁常也今乃食以果餌則食人之食矣况留番人馴養于內飲食賜賚難以數計奈何以有用之物畜此無用之獸哉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其希望之心帝不能用張璉擢兵部侍郎錄與諸御史合疏爭之不聽時璉與桂萼屢疏攻大學士費宏錄上言宏以子懋良犯罪係獄再疏乞休陛下既溫旨慰留之及璉

芻屢劾又復如常批荅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致宏
去志已決璫等忤心未已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大小
臣工修省之時而諸人為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歎弭災
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帝于是戒諭璫等
如錄指明年璫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錄不諳憲體
宜他調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時與錄同為御史有張
祿者平原進士嘗按湖廣歲大侵繪飢民圖以獻帝將
召大同巡撫王大用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祿言大用不
協衆望遂止不召與錄並號敢言坐事罷官終河南叅
議亦不竟其施焉

鄭洛書字啟範莆田人父祥由鄉舉官電白教諭洛書
弱冠登進士即請假省父于電白猝有兵亂祥幾不免
會洛書至以計脫于險奉之歸洛書謁選得上海知縣
俗善訟為擇高年有行者為里長御老命以時勸行遜
讓而懲其不率期年訟漸息立義塚建社學設社倉一
切規制咸備尤善擿發奸伏嘗舟行見沉屍壓以磨石
密令隸偵諸村落見民家有磨而失其牡洛書曰此是
也召訊之乃奪卜者貲而殺之者又嘗行見人焚屍而
哭不哀問之曰吾嫂也居數日有訴母出莫得踪跡者
洛書曰得毋向所焚者耶集其隣訊之其人故无嫂發

其家得婦人首則訴者之母也由是一邑號為神明嘉
靖四年召拜御史禮部郎中陳九川怒其方國通事所
誣詞連大學士費宏謂九川以玉帶賂之詹事張璉桂
夢方欲傾宏遂重讞九川謫戍洛書與同官鄭啟上言
九川之事人謂璉夢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辭受取
予之際終亦未明夫朝廷固有紀綱大臣當重進退臣
謂宏與璉夢皆不可以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
謂璉夢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惟早賜裁斷詔責洛
書安言時帝賜尚書趙鑑席書詩翰洛書因言陛下眷
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

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
德益弘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
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達獄
起法司以讞鞫失指皆下詔獄帝將親鞫之洛書上疏
力爭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不得伸其職是雖有
張釋之于定國皆不得抗辯于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
得中紮帝怒將罪之大學士楊一清力解而止尋出視
南畿學政洛書在臺嘗論荐尚書王守仁羅欽順楊旦
彭澤邵寶祭酒魯鐸及論救給事中楊言鄭一鵬御史
魏有本郎中葉應駟主事唐樞繆宗周皆為時所稱十

二年四月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相糾劾諸給事有
惡洛書者中之遂落職給事中饒秀亦為御史所劾死
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段汝礪施山周翫徐淮許
廷桂萬夔張澍九人不職重賢等亦皆降黜時論駭之
洛書員俊才如好辯有口明習天下事廣座中嘗屈其
侪輩卒亦以此自屈家居載再踰歲而卒年三十九子
開徃依上海上海人相與治田百畝資之令間歲一至
收其入以歸

論曰世宗初政言路大開一時多直諫之士自大禮大
獄議定諍臣重得禍者前後各數十人而箴諫之風微
矣應軫諸臣抵掌時政切劘主闕洵哉古之遺直也雖
身不見庸禍亦罕及嘉靖初遺詔錄舊言官一以得罪
之重輕為差於是奸邪如郭希顏者遂得與忠愍同恤
而諸臣勿獲邀追錄之典不亦惜與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鄭自璧

劉世揚

解一貫

楊言

陸祭

魏良弼

葉洪

錢薇

戚賢

劉繪 子黃裳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舉正德十二年進士
改庶吉士除工給科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得
失自璧請采有闕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
正德中卷人用事多侵奪畿民世業為庄田至是民訴
之遣使徃勘自璧復備言內使庄頭奸民侵削帝命勘

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四月后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戚畹且時方修省土木豈宜妄與上疏爭之而其同官安磐亦言罷遇戚里不宜太過皆不聽明年伏闕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宣府守備王經從戎籍復官自璧言經以失事謫戍今乃聽其歸辨必有左右為先容者此而倖免何以示懲請如前詔罪之又明年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為詞請定山海關稅額自璧疏爭曰山海東控邊陲西藩都邑鄉設守臣部司止令詰奸禁暴非為權稅計也今能名為籍邊

實征商自利違詔厲民不宜聽許御史許中劉穎等亦以為言帝皆不納時論甘肅禦寇功內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皆廢子錦衣其下叅隨亦悉進秩自璧言邊臣錄功宜也乃叙及叅隨際迂一級何其濫耶况獻民與都督杭雄遵例各携二十人而忠乃至九十人均行遷賞冠裳猥及輿臺名器賤於瓦礫非所以勸功閔崇爵秩也不報既而鎮守江西太監黎鑑所携叅隨踰于常額太監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自璧並請除汰詔減鑑叅隨之半時錦衣官裁革者多黃綠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兵部並極言不可自璧復

疏爭之俱報聞孝陵淨軍于喜者故正德朝大璫也至是擅赴京奏辨希復用自璧抗疏請加罪詔遣喜還守陵寢故安邊伯許泰戍海南死其子濬請襲祖職指揮使并免軍後帝皆許之自璧言泰罪重惡終不誅已幸不宜許之襲職又除尺藉以屈法而長奸不從先是太監扶安卒親屬官錦衣者八人自璧偕同官力爭不聽及太監黃英死復詔官英弟姪八人為錦衣且令掌事自璧等復執奏言英縱有微勞為治瑩建祠足云報矣又令其弟姪為錦衣指揮者一千戶者一副千戶者二百戶者三鎮撫者一八人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官爵

之濫至此而極且以八人計之廩祿歲糜占後不少非茅名器可惜侵冒之弊又何可不急懲也帝亦不從初自璧嘗偕同官劾武定侯郭勛奸貪帝方眷勛不問及李福建事起復勛勳交結妖人得旨譙責六年三月宣府失事自璧等劾總兵官傅鐸而荐邵永可代并劾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全副將時陳等罪鐸遂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礼部侍郎桂萼借邊事請起用王瓊詔下吏部議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並流言瓊貪汙險賊罪宜追治萼援引奸邪亦請并論帝不納自璧最號敢言所言又皆闕權倖由是直聲震朝野

而羣奸皆側目共為蜚語聞于上吏部嘗以賢次推自
璧太僕少卿不見用至是科道互劾中旨言鄭自璧一
門三黜清議有棄可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
下詔朝論大駭而大臣方幸其去死救者後數年廷臣
多論荐竟不復召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
科給事中世宗即位詔加具獻帝皇號世揚疏陳諫嘉
靖初內官吳善良以事當下法司都察院牒司禮監召
之其黨請于帝以善良付司禮帝即手批原牒付刑科
行之世揚言祖宗之制凡降詔旨必書于題奏疏揭或

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于諸曹或國家有大事上命先
發諸曹必補牘于次日早朝進之死有竟批于文牘者
今詔書旨忽從中出使六科不得抄傳諸司死從補牘
玩褻天語更張舊制竊為陛下重之報聞已列上先朝
直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珍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
數以旌忠直由是諸臣各進秩一等二年四月帝以災
異修省世揚言去冬無雪入春無雨陛下側身修行一
念感格雨雪隨降苟擴而充之日延儒臣咨訪治道更
倣古人几杖箴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之殿廡則燕閑
閒獨處罔非齋肅之時予以轉災為祥不難矣帝納之

歷吏科左給事中七年偕同官劾罷兵部尚書王時中
頃之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昂臣不可居
沃心之任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
輔臣出何典例世揚等惶恐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
獄既而釋之八年二月帝以父旱躬禱世揚率同官劾
羣臣從官之不虔者且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
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請悉行疏釋協雷雨解之義帝不
能用大學士張璉桂萼既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
等請罪浮宥已而世揚偕六科諸臣劾璉萼之黨言
自璉萼柄用員恩行私中外縉紳趨附日衆廉耻掃地

地如摠督尚書王瓊納賄起用朝野共知諭德彭澤中
允孫承恩大理寺丞葉忠御史儲良才皆考察貶黜乞
哀權門首壞國典此五臣者急宜斥罷順天府戶黎奭
中允廖道南編修金瑤阿媚小人清訟不盡僉都御史
李如圭大理少卿曾直南京太常卿方鵬階韋附合迂
擢太驟此六臣者宜分別黜調刑部郎中劉汝輓工部
郎中丁洪員外郎金述誥附鮮耻驟迂京職而汝輓尤
號貪汙吏部郎中胡森主事王激禮部員外郎張致御
史款錢憑藉鄉戚濫居清要而致尤工營競司業江汝
璧以姻連躡通顯待詔葉幻學以門館濫清階刑部員

外部張寰太僕丞姚奎編修張袞給事中魏良弼御史
陸夢麟戶部員外郎郭憲皆出入權門有干清議此十
五臣者當叅酌去留時廷臣競起而擊璉等之黨皆下
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璉等黨也于六科所劾但去
璉錢奎汝輓故憲良才幼學八人而已未幾世揚復偕
同官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一養和德二釋猜嫌三設久
任四廣起用五獎廉介六抑奔競七重巡方八優言路
語皆切時弊其言獎廉介謂大學士石琚生平貞介沒
未場名尚書李鐸國之盜臣身後遺金頗資緣得謚皆
公論之不平者其言優言路謂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

一清再受杖削職今一清既敗則一鵬之言已讎宜復
其諫職先是世揚發璉等之黨見憾于璉而一鵬者又
嘗忤璉等以大獄罷去者也是時璉已再相而琚實前
賜謚璉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帝乃責世揚等欺罔
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知磨而停漢等俸然鐸賜謚恭敏
亦由此追奪世揚屢迂河南提學僉事告歸卒世揚有
有學行既以直諫顯及外遷亦所至有教縉紳莫不重
之

解一貫字魯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_除工科給事中
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歎恤民

凡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覈牧馬草場
帝命御馬監內臣凡新舊圖冊悉送一貫等審勘內
臣閻洪等惡其害已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等抗
言臣等奉詔行勘弊已清十六七今增遣內臣如益
薪止沸舉前功而盡棄之請勿遣使帝納其言即命
已之還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宜置重典
先後司其事者楊全杜堂等亦當逮治帝雖宥諸人罪
而內臣勛戚所把莊田率歸之民矣時帝為后父陳萬
言營第窮極壯麗一貫力請裁抑節楊廷和等爭織造
一貫偕諸同官亦疏陳其不可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

事中四年寧夏鎮將种勳行賄京師為東廠所擿得其
簿籍一貫奏請窮治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以建言廣東
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稽辱官校逮治御史方啟顏
以杖死宦官象入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
眾族鑄級一貫皆論擿忤旨停俸明年進吏科都給事
中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勳以考察罷退假託禮希復用
帝將許之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之制啟小人
僥倖之門事竟寢時張璁桂萼日攻擊費宏不已一貫
心疾之復偕同官上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
固不能无訖但自入仕至今未聞其有大過至于璁萼

平生奸險特以設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起擢以來憑恃
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歎奪其位而居之其屢
行政訐非真為國家也陛下以其累疏俱付所司而于
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助朕至治詳繹斯言所以
陰折其奸謀者至矣夫何二三臣者不体朝廷至意或
專攻宏或兼攻璉璉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璉璉也何
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頌廉耻犹可
望以君子若璉璉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
則奸邪之氣勢愈增善類之中傷无已天下之事將大
有可慮者矣乞陛下戒二人勿事攻擊成國家協和之

治詔下所司一貫遇事敢言竟以侃直忤時謫開州判
官卒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末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授
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逆者仁壽宮災諭群臣修
省臣以為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
躬夫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弊也今吏科失政致陛
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
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璉桂萼始用捷徑以竊清
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
陽和土地張崙輩請索无厭鹽商掛號崔和輩敢亂舊

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于神而廟社无帡幪
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
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
刑部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
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
下具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于常制內監陳林輩
抽解及于蒸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
者臣等曠鯨之罪復何辭哉願陛下念致災之由勤修
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格天心弭災變帝覽奏
愠甚以時方修省但以淳諉責之奸人何淵力主世室

之議言劾淵潰亂不經請正其罪時廷臣多力爭者帝
終惑其說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
皇帝舊為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
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无一可者夫獻帝雖有盛德
非若周文武之叛其王業也而款襲世室之名外矣如
以獻帝為自出之帝是前无祖宗也以獻帝為禰而宗
之是後无孝武二帝也陛下既前罪醫士劉惠之言今
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說今乃哂書之言臣
不知其何謂也先是上惡廷臣多託疾不之官下詔禁
之言謂人臣請急良非得已今若竟罷不行非所以体

群臣通下情也請自今覈實放歸而居鄉不謹者黜之則私情公法並行矣詔從之楊一清之召入柄政也言請留之三邊既而特旨拜張璉兵部侍郎言以璉貪佞險躁且新進未便更國家事抗章請罷璉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相率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疏請即燒之報可迨六年而王邦奇之事起邦奇欲害楊廷和彭澤揣帝意惡之因借吟密事請誅廷和澤并及金獻民等數十人帝內喜其言下部議未報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右珪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具大獄舉朝知其冤莫敢言

言獨抗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外洶洶矣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之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為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于宏珪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惑聖聽而陛下入曖昧之辭成師保之獄豈小人之言必可信大臣之行必可疑耶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于午門群臣悉集言脩極五毒折其一指卒死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于是鎮遠侯顧仕隆

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雖責仕隆等徇情而獄亦得
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迂
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夷陵累遷湖
廣叅議又為讒人構罷言為外吏多著勲績溧陽夷陵
皆祠祀之

陸祭字子餘長洲人少善屬文同里王鏊見而奇之由
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舉進士與袁表等二十
人並選為庶吉士祭七試皆第一時張璁桂萼讐視諸
翰林盡出吉士為部曹縣令惟祭以才高得為工科給
事中祭勁挺敢言七年二月疏言自古禍亂之源生于

壅蔽而壅蔽之害由于上下之不變我朝自太祖以至
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以故上下交孚底
於盛治自英宗幼冲踐阼未能親決萬幾當時大臣苟
為權宜之計常朝奏事先日預擬昔行遣自餘政事俱
其疏封進沿襲至今君臣間隔永無面議之時今陛下
銳意圖治不求禍源之所在而去之望欲天下之治不
可得也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面決庶政
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見訪以
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從
容啟沃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

無不畢陳于前矣帝不能用既而言用人數事請今吏部資格獨重進士致舉貢无階上進州縣教職待之過輕入不樂就王官終身不遷同于禁錮皆宜稍為變通邊方長吏視內地猶重不可輕付庸才宜除告就遠方之令益法為政國之大事而行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何以具利剔弊固具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而終之以復制科言天下固有高明個儻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宜倣唐宋制科之法特設一科以待異才必博洽經史曉暢治道兼工文詞者始應之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

者進進焉庶人才畢出野无遺賢帝是其言下所司議行惟制科報罷尋命偕御史郝元洪清覈馬房錢穀兩入精心剔扶積弊頓清而群小失利撓之百方御馬太監閻洪屢以虛詞惑上聽祭等抗章折之卒得請八年張福弒母獄起帝入東倣言以都御史熊浹決讞決不當褫其職于是法司震懼刑部侍郎聞淵大理丞簡霄辭疾不出侍郎許讚會鞠時噤不敢發言而少卿曾直至為諛詞附和舉朝皆知東倣之誣莫能別白為帝言者獨祭與同官劉希簡各上章極論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復職事具熊浹傳當是時總憲並居政府專擅朝

事中外疾之若讐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糾發其私帝犹
温旨慰諭祭不勝憤上言曰璉等兇險之資棄僻之學
曩自小臣贊議大札蒙陛下拔置近侍不四三年位至
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召賄擅
作威福報復恩仇璉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犹
殊為害犹淺璉外若寬迂中寔深刻忮忍之毒一發于
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
瓊奸險貪惡正德朝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璉
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荐璉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
伯邵杰本以邵氏養子爭襲伯爵璉納重賄竟使奴隸

小人濫膺封爵世胄羞與為伍璉所厚醫官李夢鶴假
托進書彙錄受職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往來常與璉家
人吳從周等為之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通
齧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麒王激又輔臣
之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黜陟予奪惟其所
欲故夢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
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
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
朴由知府期月而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故假歷律
而結知懷金錢而請託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

此皆等之姻黨相與朋比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彙和善逢猶狡多智，南京禮部侍郎黃維、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黃綠改秩、蠟玷清華，此皆陰厚于璵而陽附于等者也。璵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佞諂成風，人心敗壞，天下畏而惡之，莫敢頌言其非不亟去之。臣恐兇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也。疏入，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璵等罪狀，罷其相。由是都人拊掌大快，稱繫奇男子，爭傳錄其疏。帝顧以繫不早發也，下之吏。既而詹事霍韜力詆繫，謂楊一清竇族之希簡，言璵等去位實由聖斷，烏有言官為人所使可以擊去之者。且使犬謂

之喉，言官朝廷耳目，乃比之於犬，輕侮朝廷甚矣。上方曲全輔臣，韜顧啟以衰薄，上方虛衷求諫，韜顧啟以猜疑，願戒諭韜毋鼓私說，惑眩主聽。而是時帝意已回，竟召璵還，奪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而譴繫貴州都鎮驛丞，祭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請業，講授不輟。稍迂永新，知縣縣多盜，乃損益保伍法，召諸窩盜者，貫其罪，令立功自贖。前後獲盜數百人，悉斃之，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歸里居。十八年，內外論荐，凡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有疏荐繫，繫曰：「天下事大壞于貪人之手，尚款以餘波汚我耶？」母沒，毀甚，未終喪而卒。希簡字以順

漢州人祭同年進士除行人擢工科給事中甫五月兩
以直言得罪由是聲稱大振久之謫為縣丞終鞏昌知
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登嘉靖二年進士授
高平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武定侯郭勛
專恣罪明年劾總督薦引私人總督雖罷而準亦下吏
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汪鉉希總指以考察罷
之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
拜刑科給事中八年奏修舉馬政三事皆議行帝性
苛察官校緝事者因緣為讒慮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

家屢疏乞致仕未許官校妄奏衷潛入京師帝怒下之
吏部部臣言衷寔還里帝意不釋竟奪衷職良弼言衷
乃大臣出入人所共瞻假令入都豈能終隱乞正言者
欺罔之罪不報張璉桂萼初罷相有詔察其党給事中
劉世揚御史吳仲等劾及良弼吏部言其素行无過得
留任尋命巡視京營提督五軍營保定侯梁永福貪汙
不職劾罷之武定侯郭勛總督團營其家奴私以軍中
鼓吹給道士良弼劾勛勛引罪帝宥勛罪其家奴太僕
卿曾直遺失庫籍惧罪詭言必奸人所匿帝命良弼覈
寔良弼言无之直坐罷直良弼鄉人也其不阿如此已

而奏團營兵政之弊謂營將效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闈葺廢弛者經數十年而尚存賢否不分人何所勸是曰賞罰無章往者每隊五十人立一教師步騎刀弩各期適用今雖有比試之法而把總管隊者不得舉行至提督比試不中程則并把總等官坐罪人懷徼幸之心官受不辜之罰是曰操練無術武備所以日媮也請復教師之例大加簡閱而責成之第其功罪以為懲勸詔從之十年冬京師大侵良弼請發太倉粟及內帑銀賑濟報可南京御史馬敏等十人以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良弼抗疏請釋之帝怒并下良弼詔獄

論贖還職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奸臣在側今大學士張學教驕恣專橫竊弄威福致奸星示異乞亟罷黜字教奏辨謂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請下部審覈遂奪其俸以故扶私報復時帝已疑字教兩疏皆報聞會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字教竟罷去逾月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鉉專恣邪佞帝意方向鉉奪良弼俸由是鉉字教俱恨良弼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幽繫大臣帝怒再下良弼詔

獄卒見其至訝曰公又未耶為之垂涕尋復職奪俸
時字敬復起柄政與鎡脩前却必款中之會考察京官
鎡款黜良弼而無名乃以考察後復命科道互相糾劾
意得假臺許黜之及御史合糾七人又无良弼名字敬
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鎡乃以良弼及秦鰲葉洪
數人名上皆前劾字敬及鎡者也中外大駭良弼竟削
籍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
天啟初追謚忠簡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謹直敢言學士穆孔暉進講後期帝怒謫官洪以孔

暉有學行疏請留之國子監故有膳夫銀分給諸生為
日費祭酒許誥請還之戶部洪上疏力爭得如故府縣
讞輕罪許罰穀脩荒長吏遂因緣乾沒以洪言命撫按
稽核十一年肇舉祈穀礼于園丘帝不親視祀洪疏諫
曰祈穀與大報名雖不同其為郊天一也祖宗以來无
不親享成化弘治間或有他故寧再卜期不遇謂郊祀
礼重不宜攝以人臣耳今既聖躬違和且從改卜帝謂
祈穀礼輕責洪妄言尋視京營武定侯郭勳以軍額不
足請選軍餘充之兵部持不可洪言京軍坐耗國儲已
為冗濫若一時選補四萬餘人餉糈從出誠款充實營

伍茅當按迹凶之籍勾親丁驍健者補之何必紛然召
募部議稱善帝從之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鉉遷吏部尚
書洪抗疏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鉉修怨遂坐
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大計外吏復奪職言者屢
訟其寃終不復用卒于家同時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孤
貧力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奏南
京守備三弊因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
遂罷還十一年秋彗星見鰲劾張字敬強詞飾奸妒賢
病國且言天子之權不可下移今字敬擬設詔旨輒引
以自歸若大權在其掌握此所以上干天怒下拂人情

臣愚謂不去敬字天心終不可回也疏入帝嘉其忠藎
遂放敬字歸己而字敬再相汪鉉承風指以考察鰲
東陽縣丞屢遷福建右叅議卒官張裕字士弘長洲人
洪同年進士除刑科給事中時帝好以強詞折廷臣廷
臣震悚多緘默自容裕甫拜官即上言人臣進言于君
靡不晝度夜思朝刪夕改冀以至誠感悟君父若加以
詰責則詞無不窮摘其小疵則意死不格且天子以一
身應萬幾多慮或以損心多忿或以傷氣屬詞荅難每
至頻繁非所以養和平來忠諫也願陛下怡情接物定
志圖幾大無我之心充虛受之量庶說言日聞幽隱畢

達疏入忤旨切責已坐劾祭酒許誥下詔獄謫福建布政司焯磨累官襄陽知府張寅太倉人嘉靖初舉進士歷南京御史禮部侍郎黃綰以訖禮得帝眷寅疏論其十罪張字敬罷政寅言大臣去國誼不忘君今字敬二旬而馳三千里若小丈夫悻悻之為者此豈大臣之誼哉且其愴邪蠹政不可悉數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犹未足盡辜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又言左都御史汪鋐陰賊邪媚陸贄所謂諂諛頌望畏愞鋐兼而兼有之宜亟放逐帝怒謫高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宮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

劾罷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有志行嘉靖十一年^舉進士即受業于湛若水既官行人泊然自守惟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朝右重其行擢禮科給事中時禮部尚書夏言與吏部侍郎霍韜交訖訶薇以為非大臣体奏請戒勵依論邊事宜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征其賦提督大臣宜假便宜得專制閩外如先朝王驥故事格不行大學士李時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翰及尚書言有過薇皆劾奏又劾司禮中官不職疏多不報出覈湖廣廣西錢穀偏取下邑上官所不至者薇必躬歷手

較簿書不以委掾吏積弊為清靖州千戶四人稔惡為
民患力言于巡撫顧璘罪之遠近快為還進右給事中
翊國公郭勛怙寵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
憤然曰此吾死杖下日矣疏其不法七事帝雖眷勛然
素知其驕橫兩不問己因變星極言主德闕失所致帝
深銜之未發十八年疏諫南巡坐奪俸時內閣夏言輩
所選官僚多以徇私劾罷詔專責吏部推舉薇偕都給
事中呂應祥給事中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
卿公舉抑奔競之徒使勿進庶簡擢得人疏入帝扶前
憾並斥為民累荐皆報寢薇歸時集鄉里晚進與之講

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策鄉邑必先受禍請于巡撫
王忬集兵為脩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常
少卿薇從父琦琦子萱皆進士琦臨江知府萱由禮部
員外郎謫德慶州同知攝州事有善政卒無以發州人
賻而歸其喪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家世力農不知學高祖通年九十
餘觀其子孫樸鄙居恒款款臨沒拊床歎曰天固靳吾
一儒家兒耶及賢稍長聞通絕語輒憤悒自誓必為儒
曉夜誦讀竟登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省厨傳平
徭後躬行郊野問疾苦悉知閭里奸豪有犯輒窮治性

不惑神怪縣有蕭摠管廟報賽無虛日賢入廟諭諸
賽者曰天久旱若能禱神得雨甚善否則毀其廟取
木偶沉之既而禱不驗竟沉之河居數日賢舟行經
其地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皆失色賢徐笑曰是
特未焚耳命焚之顧岸傍有社祠潛令健隸易服入
其中誡之曰俟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獲數人蓋
奸民募善泗者為之也由是遠近畏服知府葛雲鵬
剛勁操下急賢數以事忤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
被黜賢直走吏部白其枉時桂夢為尚書見賢以知縣
爭事部堂心異之雲鵬竟得免以喪去起知唐縣召為

吏部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在令中考功法一
斥不復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者率假計典錮
之賢以臺諫拾遺但劾不宜留者即譴斥未當莫或論
救乃先事上疏言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无偏枉孽子
孤臣多蒙隱禍非所以崇獎忠臣廣自新之路也願推
廣德意倘黜幽之典有未協公論者聽臣等即時論救
伸其抑枉帝覽奏稱善從其請先是叅議王臣韋商臣
言事忤要人給事中葉葉洪以劾汪鉉被謫至是果皆
在黜中時賢方勘事陝西給事中薛宗鑑因執賢疏伸
救而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賢還朝以鉉恣橫寔

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心腹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以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為葉洪諸人辨救而敬字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蘇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折之疏入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銓意洪等竟不能復也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是是時夏言枋國會當選庶吉士言不能充私賢疏言常吉之選所以儲材輔弼乃竟深競成風請屬不絕又教習之法徒事文藻不務本根詭時諧俗樹立者少臣請抑競黜浮慎

加遴簡毋泥甲第毋限名額而又擇仁賢為之師勿徒拘常格庶國家得真才之用帝頗納其賢由是言及館閣大僚咸不悅二十年疏劾翊國公郭勛肆逞亮狂假擅威福吞噬徧天下乞亟行廢黜太廟災率同官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李廷相都御史王廷相胡守中少卿李開先戴儒侍讀胡經司業王同祖不職且罷而薦南京尚書閻淵熊浹天和郎中王畿主事程文德叅議徐樾誥誤被廢都御史萬鏗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御史程啟元馮明衡給事中魏良弼與葉洪王臣皆天下名賢可備任用章入言滋不悅激帝怒降旨切責

令陳狀賢上疏自明竟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與名者
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歸十餘年而卒賢少聞王
守仁之說心契之及官于浙遂執弟子禮與王畿錢德
洪羅洪先唐順之輩友善畿素不悅于朝貴賢之謫亦
以荐畿故也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
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
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慷慨自喜二
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荐邊才于是六科給事中邢如默
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

御史翟瓚叅劾王洙與為繪上言汝礪乃大學士翟奎
姻戚瓚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群劾而薦之者夫相臣
扶權以通言官言官惧勢而喞公劾上下雷同非社稷
之福乞罷奎言罪如默為徇私植黨者成帝是其言出
如默于外言適罷政奎置不問明年賊大入山西帝方
倚翟鵬辦賊而言復柄用素惡鵬屢從中撓之繪上疏
曰頃者強敵南侵陛下特勅翟鵬徃省督軍務可謂得
人乃賊去而總督輒罷賊來而總督復增事出倉猝計
不素定非所以重封疆高責成也今俺荅方彊不圖必
為腹心患乃設者謂止宜自守不可與戰以故諸邊將

臣高假按伏自全或聊拾殘騎以報首功將士既死聞
志督巡諸臣亦茅布列士馬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寔則
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且賊之入也稱動十萬而我
軍散守城堡勢分力寡即參遊所統亦無踰二三千人
兵法曰心疑者力北分者弱賊每得志職此故也請自
今高任翟鵬得便宜從事內閣大臣開誠布公協濟于
內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
進无退而京營及河間保定亦各整軍以待調發臣謂
賊衆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
指揮以下即日之任督兵挫賊然亦竟不能出塞也頃

之効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及吏部尚書許讚贖貨
殃民宣府巡撫楚書酣卧弛邊備請俱罷黜而擢用知
府聶豹參政王儀於毅使當邊寄臬書由是去職繪既
屢忤柄臣柄臣深憾之出為重慶知府繪畧去威嚴專
務平易近民尤作人愛士識銅梁張佳胤于諸生時卒
成就之播州永寧土官爭地相讎草檄諭之即定上官
交荐將遷擢而言再入政府修故怨屬其黨論罷之重
慶人為立祠繪歸益治林泉放情詩酒時與少年射獵
熊山下素喜譚兵以不得一試為恨居家二十年卒子
黃裳豪邁有父風舉萬曆十四年進士歷兵部員外郎

倭陷朝鮮侍郎宗憲昌東征命黃裳贊畫軍務黃裳督
軍渡鴨綠江慨然拊將士曰此汝曹封侯之秋也既抵
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黃裳率眾追逐又連破之錄功進
郎中以病歸久之卒

論曰大禮之獄衆正之氣摧剝盡矣及璵萇勳鉉得志
而諸臣不畏強禦危言激論為鷹鷂之逐者相屬不絕
雖屢見排斥而風稜弥厲其于諫垣之職庶无負乎然
是時雷宁犹能採納讜詞諸臣身雖廢退而言則見庸
方之他日泥揚之徒未為不遇也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顧清 徐穆

湯沐

顧珀

楊果

王綖

張羽

馬卿

陸深 倫文叙
唐皋

寇天叙

王德明 陸垵

朱裳

馬汝驥

張珩

鄒守愚

曾鈞

石永

周如斗

萬虞愷 子廷言
孫建崑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
相砥以名節預修會典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

子張文冕為之謀主附者立致尊顯或勸清與通清叱
之瑾矯詔摘會典小誤以挫諸翰林降清編修又盡調
諸翰林為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
誅還翰林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
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澄已為尚書相與請建儲宮罷巡
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清為御史李獻所劾罷歸清
學端行謹恬于進取既家居兩京臺諫及撫按官相繼
奏薦悉報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居內閣者廷推及
清乃以為南京禮部右侍郎明年偕諸司陳時政謂錦
衣衛官職在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營差四

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也近揚州鄉大夫高淪以奏
爭私財遣千戶勘問而所遣者乃錄其貲產因其女婦
僭毒脩至夫事屬私家職無實跡而即上煩詔旨非所
以教民睦也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旂校無遣役之屢疏
引疾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清同
年生吉水徐穆字舜和舉進士第二為編修進侍讀正
德初頒朔朝鮮其驛使告故事王不郊迎穆反覆折辨
卒如禮數遣陪臣質疑義穆訓對無滯及還贈遺無所
受與清同改南京禮部員外郎同復職穆才性敏捷博
涉群書于國朝故實兵民利病疆域險易靡不通諳每

廣座言論風發衆咸嘉嘆穆亦以此自負遷侍讀學士
卒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有惠
政民為立祠十六年徵授御史正德初中官苗達保國
公朱暉等無功奏捷濫乞遷賞沐請正其罪帝不納出
為湖廣僉事初沐嘗督鹽河東學士張芮家在焉有牙
僧全寅者與義官王重爭利互許以重與芮有連疑芮
屬沐陰庇之許芮沐于朝下巡按御史按驗無實而劉
瑾以沐素不附己竟從故官請武義知縣瑾誅~~後~~為廣
東僉事遷福建副使沐居官清白砥節奉公九年大計

羣吏尚書揚一清銳意吏治察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得
十六人沐與焉俄遷江西按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
政使世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上疏言今土舍
私相傳授支系不明爭奪由起宜如軍職貼黃例歲終
會上其世系于布政司三歲入覲則納籍于部有爭襲
奏擾者按籍立辨可以消爭奪之釁土官應襲子孫年
三十以上者宜令入學習札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
皆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為大理鄉給事中陳洸
犯罪當死帝特寬之令為民沐抗疏爭曰法者天下之
公非一人所得私也洸罪至重而陛下故輕之是法不

信于天下也不聽坐讞李福達獄不稱旨下吏落職歸
家居六年卒

顧珀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虹縣知縣再
補旌德訟至立剖旁縣有滯獄咸來質成尤以廣積貯
為事歲飢民賴以濟擢知和州值大飢傾倉廩賑之不
俟奏報檄督逋賦急民不能應召富商激以義使貸輸
官及秋償之州有蘆洲久為勢家侵佃珀責輸課毋敢
違者歷兵部郎中先是軍士以功授職猶攝丁補伍珀
請行印綬監覈實即釋戶丁為編氓轉湖廣督糧叅議
諸衛屯田多瀕江隄岸不修屯額大損乃稽積歲所負

軍士月糧石折銀三錢而築隄一丈者倍給之軍皆踴
躍不踰時隄成請告歸嘉靖初用荐起四川副使威茂
二州地連松潘番人時出沒為患珀修城堡募材勇核
賞番餘銀得萬兩雇民鑿石炭開衢路以通往來初番
人入貢多挾刀乘間剽掠珀禁毋挾諸番帖然歷江西
左布政使時朝命修龍虎山宮觀珀不欲歛財于民間
庫得巨筭三封識朽敝啟視則銀也而籍故不載遂舉
以充費入為南京太僕卿見近郊屯田荒而不耕曰此
悞逋租為累耳乃令墾闢後止徵見租屯額遂足就遷
太常八年代楊果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署部務上便宜

十二事多報可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自陳致仕去家居
十餘年以德善化其鄉卒贈右都御史

楊果字實夫揚州興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父沒號泣
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主事正德初劉瑾竊政果屢疏
移疾去久之起南京戶部就遷刑部郎中每讞獄原情
比律不為勢撓退則讀書屏交遊稽古人行事以自考
聲稱籍甚揚一清為吏部召改稽勲郎中調文選獎恬
抑躁請託不行侍郎楊廉曰楊君門可設雀羅十年擢
南京右通政以故官召入膳黃寧王宸濠反建言九事
尋歸養母嘉靖改元起南京太僕卿轉太常又以母老

告歸七年用荐起南京工部右侍郎再疏請歸養不許
改南京戶部署部事中貴家人有冒攬內府紙價者立
治其罪召為戶部右侍郎屢疏乞終養去未幾卒果天
性孝友以養母家食居半歷官兩京未嘗挈妻子嘗謂
人曰吾自視殊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媿
耳

王紘字邃伯開州人弘治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貢
外郎署郎中事時劉瑾竊政羣閹勢橫多所請託紘悉
格不行為衛輝知府有聲績遷湖廣副使中官谷大用
以迎立興世子至安陸驕恣甚強紘跪紘不屈大肆侮

虛誕毀官服奔訴世子即棄官歸世子即位誕詣闕劾
大用姦疏九五上大用竟被斥尋起河南副使青州盜
黃堂橫行中原誕助巡撫討平之轉山西右叅政復平
巨盜黃大寶撫按交荐僅改山西行太僕卿乞假歸久
之用荐起四川右布政使土蕃芒部相讐殺累年諭以
恩信各解散嘉靖十三年以江西左布政使就遷巡撫
右副都御史明年召為大理卿誕真直亮鯁雖官九卿
布衣蔬食如寒士然亦不為衆情所堪御史魯紳劾其
不職吏部尚書汪鋹擬留之帝召問大學士李時時對
誕為人清介第過執耳帝曰過執則于事不通誕昔官

湖廣朕自藩邸知之亦何瑯趙永之流也留之無益乃

下遷山東叅政卒官

張羽字伯翔南鄭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二
年擢御史出按山東內閣屬其門生察之乃貪猾吏按
法奏黜之十年寇大入陝西縱掠羽偕同官劾總督鄧
璋邊憲陳璘提兵官潘浩王勛鎮守中官張王競失
律有詔核治羽為人伉直不善趨時出為廣平知府至
則勤于政事懲豪猾恤鰥寡興學校達下情治甚有聲
有寡婦與僧通慙其子之諫也赴井死主者坐子大辟
羽曰媿無行而子止之何罪顧可殺子絕其父嗣乎乃

得釋會河間缺知府吏部侍郎廖紀欲得羽守其鄉郡
乃調河間士民泣送攀輿不得行河間有無賴子數十
人橫于鄉羽召甲長詰之曰若為一方長顧不緝奸宄
使患苦吾父老罪當治今姑貸若罪其密察以告于是
豪猾皆斂跡武宗南巡諸府縣多緣供張為姦惟河間
取辦官帑民無所擾嘉靖元年遷山西叅政分守大同
巡撫張文錦不恤下禾未熟輒急催科軍民惶駭羽諫
不聽出即榜弛其限人情始安遷江西按察使進貴州
左布政使吏以故事進羨金却不納為籍記于官八年
入為南京太僕卿俄改大理遷南京工部右侍郎葺國

學號舍

數百間以處諸生而痛懲奸宄至數十輩主事

王度常

捕

治大猾滕氏後京察吏部中滕飛語擬黜度

羽爭之曰滕氏橫留都無弗知者獨度能治之願反見

黜耶由是度得免居六年再乞休不允入都考績還道

卒羽性孝七歲時母病頭蟲作苦羽默取吞之蟲不復

生父在什方病篤羽日夜泣而奔比及境昏不能辨路

忽有笛聲道之前既至乃止父病亦尋愈人以為孝感

同時又有泰興張羽進士正德初由寧海知縣入為御

史巡按雲南所部故有銀場中官採取久為民害羽奏

罷之竟如羽議出為保定知府歷河南左布政使亦有

稱于時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年十七舉于鄉登弘治末年進士
對策言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叔移于廠衛時人
異之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出為大名知府時群盜
充斥歲復凶災卿防賑有方民咸安之僉都御史竄果
既敗厚賂張永求復官勦賊永諷言官論荐卿聞奮袂
詈之已中旨復果官巡撫畿輔而卿顧為其屬吏果挾
憾欲困卿毛舉無所得令供軍需工千兩卿謂得檄乃
敢發果不得已予之其強毅不撓如此遷浙江副使改
督山西學校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三年中官吳勳督

織造多縱恣卿與巡按御史歐珠共裁抑之檄杭州知
府查仲道以平價易物料勲無所牟利乃劾卿仲道抗
命遂逮二人下詔獄珠及言官李錫鄭本公朱寧昌等
交章論救乃謫卿鶴慶知府仲道鹽運同知而珠亦貶
官卿至任謁鎮守中官不為禮抗言曰吾不過再繫而
已中官改容謝之漾江西至登和地亢乏水或言麗江
可疏而灌也卿乃移牒麗江作漾江堰高丈許廣如之
沿江置渠旬日而就遂為永利均徭平賦推誠布化民
感德之玉官鳳朝文叛麗江土官木公妻朝文女兄也
其兵悍衆慮助逆卿移牒諭曰汝兵誠悍然賴累朝恩

致然汝叛朝廷兵豈不能叛汝麗江人欲得汝位者何
限願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于
汝木公感激發兵二千援會城朝文遂失勢遷雲南叅
政進按察使卿性疆直有才畧善處艱劇巡按御史劉
臬重之請召卿貳六部贊國大猷大同巡撫蔡天祐亦
荐卿自代皆不報尋遷福建左布政使歷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四府以官卒

陸深字淵上海人弘治末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劉
瑾改深南京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遷國子司業父憂
歸久之不起嘉靖七年始召為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

明年春講罷而奏講章為閣臣所改退而覺而奏非故
事具疏引罪帝慰諭之大學士桂萼因進深原藹言講
章乃臣所更定帝方嚮萼曰講章由閣臣閱進宜也苟
任講官私意將有襍說亂之其道守如故深不服復上
言講章必經國閣臣裁定則其意盡出于閣臣不過借講
官口宣之耳啟心沃心其謂之何乞宥講官各陳所見
因以觀臣等淺深且于釋詁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條
列可以發聰明絕壅蔽章入帝責其欺妄謫延平府同
知擢山西提學副使時帝頒御製敬一箴及心箴于天
下學校命提學官建亭勒碑前副使劉儲秀未及舉而

深至會陽曲知縣崔廷槐素酷虐一無辜杖死其子諸
生也愬之御史趙鏜鏜反除諸生名深不平遂劾廷槐
并及鏜鏜亦劾深違詔不勒御製碑詔解二人任鏜坐
謫官深御史建問復職已改浙江仍視學政三遷四川
左布政使轉光祿卿大學士夏言深門生也荐改太常
卿兼侍讀學士十八年簡宮僚進詹事九廟災自陳致
仕居數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深博學工書法好
著述有聲館閣間及敷歷外服所至舉職同時官翰林
著聲者有南海倫文叙歛縣唐臯文叙字伯疇長身玉
立頭顱二尺許弘治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

進諭德性孝友好學德器粹然與物無競館閣共推之
正德中卒長子以諒鄉試第一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
吉士改御史累官南京通政叅議次以訓正德十二年
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南京國子祭酒次以詵進士南
京兵部郎中父子四元海內傳盛事焉臯正德九年進
士第一授修撰好言時事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求
去臯上言自古君臣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今尚書俊
勉番未幾繼以息詰責遠引高蹈之思已翻然起矣上
下垂離何以為治帝報聞三年帝將考興獻帝臯疏諫
請于本生備其尊稱以伸追遠之道繫其始封以遠正

統之嫌帝怒停俸三月舉為文下筆立就或請改竄輒
迅筆更撰不襲前篇一字人以是服其才終侍讀學士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初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柟
輩同志講習學日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大理
評事進寺副讞獄多所平反布袍糲食誦律讀書不妄
與人遊接遷寧波知府祛弊節用佑弱鋤強歲飢白上
官秋糧得改折民歌頌之十四年秋擢應天府丞時武
宗駐蹕南京從官衛士無慮十萬人日費金萬計近幸
求索自倍尹齊宗道不能應數為校卒所辱等于傳吏
竟憂惧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帽坐堂上江彬使者

至好語之曰茲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權貴歡承如此
冠服專待譴責耳彬使索至皆然以告彬彬亦遂正他
權幸有求直沮之曰俟面奏當予即予皆莫可如何中
官拘妓女數百人別室多餓死天叙言之嬖倖得釋禁
軍橫于市攫民間物不畀直天叙先募寧波人善搏者
布市肆其人悉短小精悍遇禁軍攫物輒前與搏而兵
部尚書喬宇每出必選士拳勇者自隨令與禁軍搏戲
禁軍多魁梧然率受傷自是慙且畏遂不敢橫駕駐九
月南京人不至大困者天叙與宇持護之力也嘉靖三
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遇其

鋒生擒賊首脫脫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廷臣請却之不聽天叙奏言御馬監豹已罷採今復納此則與前旨相戾願無寶遠物以格遠人帝不能用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明年討平大盜王居等蒙賜銀幣歲大侵奏請蠲租發鹽課賑貸撫陝數年政無不舉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生平謹掄行在太學時聞父病裹糧疾馳歷六晝夜行千餘里抵家侍湯藥父疾竟瘳人稱其孝

王德明清苑人正德三年進士除封丘知縣為人亢厲

自矜雅持風節錦衣指揮廖鵬倚其兄鎮守中官堂凌侮長吏獨德明不為屈調知嘉善忤御史為所挫德明亦不顧遷戶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為懷慶知府歲飢減徵已責貸粟賑散民以不困居數年政化大洽嘉禾瑞麥異瓜生焉鄭王厚烷以聞天子嘉之獎以金幣至明年為嘉靖十年遂召拜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二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巨寇常誠心亂石州以計擒滅之大同軍變提兵境上為聲援文武將吏不職者皆劾罷之晉府中尉三人酗酒與諸惡少閑為所繫夜過巡撫門入訴德明怒皆答之下之獄明日按察使傅

鑰始知為宗室言于德明而釋之遂相許奏于朝詔德明解任待勘已逮至京落職閒住居數年卒德明為政嚴行法無所貸往往忤物然其治小民一意惠愛卒稱良吏德明之後知府以善政超擢者又有嘉善陸邴字秀卿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紮遷常德知府以才調武昌再移岳州先是有巨木飄入境前守不知為殿材也餉侍郎方純為私用督木使者誤論邴或勸自白邴曰二公皆賢者辨則彼將獲罪吾自承之可也然邴亦卒無事也按御使伊敏生行部嫌邴供具薄突入其室視之敝麓中惟殘書百餘帙布衣數事而已所

侍老蒼頭二人檻縶殊甚察其政則寃逋賦省訟獄也行屬縣歲必再周田無不闢敏生嘆異立荐于朝世宗方加意吏治詔擢邴京卿敏生亦以荐賢增秩一等明年召補太僕少卿歷官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遘疾致仕邴為人篤行誼重氣概先後為知府十年而岳州之績最著

朱棠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為諸生讀書黌舍躬自執爨衣食不繼處之自如提學御史顧潛知其賢俾受學于安陽崔銑學日益進登正德九年進士簡授御史巡鹽河東幸臣錢寧遣人市鹽牟利棠禁弗予有黃緣奏

乞監引者事下戶部尚書石玠曰汝無庸朱御史不汝聽也遂止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十三年春車駕還自宣府裳馳疏請懲已往之愆下罪已之詔講學親賢圖新庶政以收結人心毋使商太甲專美于前不報時山東大水滄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武宗幸南都久而不返裳疏請迎蓋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出為鞏昌知府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搯井臼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父亦堅拒不納三遷至浙江左布政使革奸釐弊吏民振

肅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乃相地宜審水勢數條上方畧治有成績外艱歸久之不起世宗南巡裳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梓宮冒暑卒裳有學行居官勵風節攻苦食淡三十年如一日隆慶中追贈戶部右侍郎謚端簡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武宗將南巡偕同館舒芬抗章切諫罰跪受杖已教習滿期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州有王府素侵暴小民汝驥至立懲數人出教禁戒遂頗斂戢王時貽書有所屬汝驥輒投積中不視或當釋釋之王使來謝則取故書

還之王自是不復敢請屬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也
按御史與有連為曲解汝驥不可竟褫其官威聲甚振
震世宗嗣統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
宗實錄進修撰連進家艱以毀聞起歷兩京國子司業
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特撥歷多踰次汝驥痛
懲其弊勢要關說無所徇乃勤考課獎實行抑浮名一
時諸生多循循修飭矣十九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
嚴嵩見汝驥博洽工詩文愛重之及入閣嘗稱之于帝
帝由是知汝驥特加侍講學士寵之汝驥行已峭勵然
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

張珩字佩玉石州人少敦儒行有鄉曲譽登正德末年
進士嘉靖改元選授御史初帝即位盡黜諸法王佛子
國師真人及是惑近習言建壇場內庭大興齋醮珩偕
同官切諫報聞出督兩淮監課祛除夙弊監利大興積
羨銀至百餘萬兩被獎賚改按畿輔上言今西北困于
邊儲東南竭于漕運譬之人生身四肢已病所藉者腹
心耳京畿腹心也臣頃按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戶
口死徙過半而徵徭舊額猶存重以歲比不登窮民去
而為盜是病且及腹心矣請改折今年兩稅而盡除諸
積逋庶民困稍蘇也帝納之積逋皆免繼按陝西獎廉

斥貪風裁峻整十一年用大學士方猷夫荐詔珩與文
選郎中王道改官翰林珩固辭不就遷南京太僕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八年兩以破賊功賜銀幣
尋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未上召為左副都御史二
十年俺荅求貢議設宣大總督廷推兵部尚書樊繼祖
侍郎任洛及珩堪任詔用繼祖而是時諸臣皆不樂行
給事中黃繼宗等言其狀帝怒命洛閒任而珩竟為民
越二年始用荐以故官撫寧夏其冬進兵部右侍郎代
楊守禮督三邊軍務繁條上邊防事宜皆報可二十三
年賊犯永昌連戰皆捷進右都御史明年九月寇二萬

騎犯定邊官軍邀擊遂引去然連營不解珩等料永合
必西犯蘭靖檄提兵官王縉等預防之十二月寇果踏
冰而西官軍已先布南岸相持竟日寇竟不能登岸而
遁珩等為將士乞旌賞帝以防邊常事竟不許西海首
整克者北寇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至是遣其
屬赴甘肅納款求居內地珩等言此酋精卒萬人若不
得請必為套賊所併是藉寇以兵也宜令親赴軍門然
後從其請使仍居舊地俟套賊入寇即于境外拒戰有
功論賞既羈縻此酋又藉捍外賊計無便此詔報從之
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未上坐去年七月寇

入掠不以實聞反奏捷速下詔獄復斥為民居七年再
以荐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明年秋寇復深入剽掠二
十餘日諸將不能禦皆論罪而珩以督師斬獲功賚白
金未幾召為兵部右侍郎內艱歸久之卒珩博洽多聞
行履修潔居官強毅有為故屢遭譴終獲召用贈工部
尚書謚襄敏弟玘進士工部侍郎

鄒守愚字君哲莆田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
視草場及馬牛房諸倉時馬多羸死中官冒支芻粟守
愚劾寘之理歷郎中出為廣州知府辨誣獄釋滯囚至
數百人新會人激于徵逋聚海舶為變監司招之不應

曰必鄒府君來守愚單騎往諭遂就撫廣故多珍異守
愚一無所取時議征安南詔兩廣各增設副使一人辦
其事廣西則屬之副使翁萬達而廣東以任守愚守愚
乃條上便宜五事而親提兵入廉州先聲大震會父憂
去服除補江西副使轉湖廣右叅政常德飢便宜發長
沙備兵米賑之全活甚衆初守愚官江西忤大學士夏
言及是請託復不應言怒二十六年計吏屬吏部罷之
侍郎徐階持不可乃得調用久之以荐起山東右叅政
索遷河南左布政使巨盜師尚詔陷歸德及廐邑柘城
人心惴恐守愚與僚屬繕軍器募壯勇儲糗糧為捍禦

計巡撫楊宜知其才軍事咸屬之時無賴子附賊者衆
守愚以渙羣携黨莫急于招降乃下令首罪軍門者釋
勿問于是降者相望賊勢頓衰再戰遂破滅之三十三
年以右副都禦史代宜巡撫歲旱汴河溢盜起梁宋間
守愚善綏馭旋就寧謐明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又明
年山西陝西河南地大震民壓死無算勅守愚往祭其
山川發帑金賑濟守愚馳驅七十日所過賑貧民掩露
尚遂以勞卒贈右都御史予一子官謚襄惠

魯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
禮科給事中上言用人之術莫先謹士習欲謹士習則

別薰污辨靜躁其急務矣今之監司郡守多以撻寇為
能苞苴為事曲鈞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進退或守
樸而沈下僚或挾資而得顯擢此廉污之界分弗嚴也大

臣為國用人循資以處常品超擢以待異才宜有定識
今一官缺人求者選至如其宜用何待其求如不宜用
又何聽其求夫求之而不得人自不求之矣求之而必
得人莫不求之矣此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
處尤有可議者古大臣慮周四方今則局促守常矣古
大臣恭儉率物今則侈靡相尚矣古大臣同寅協恭今
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疏入帝深嘉其言下詔戒諭如鈞指鈞又以四方銀場
得不償費徒為盜窟奏乞罷之報可鈞剛廉疾俗首劾
罷恭贊尚書劉龍已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
幾劾功工部侍郎蔣滄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搽江
都御史柴經由是直聲震一時出為雲南副使先是兩
司詣黔國公率廷謁至鈞始正其礼所侵嚴江民地釐
而還之遷四川叅政黔寇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鈞慨
然代之事遂定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
都御使史總理河道是時徐邛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
帝憂之趣上方畧鈞乃按行水道謂劉伶臺至赤晏廟

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用致崩潰疏濬宜
先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遂沒安東亦當急築若三
里溝新開河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衝墊宜建牖
以時啟閉且增築高家堰長堤繕新庄等舊隄遏制橫
流水患自無不息議上得請閱數月工成帝嘉之進鈞
工部右侍郎居職如故鈞治河四年入為南京刑部右
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
御史巡山海關歷按淮陽四川皆振風紀出為南陽知
府故事決囚必俟朝命永按四川時惡囚余友宸罪重

輒行所司牒至決之及時當決囚副使朱憲章上友宸
名御史後御史再崇禮不復疑竟行誅既而覺其誤乃
引罪詔永崇禮憲章悉逮問請永濱州判官三遷陝西
副使甘州舊有水田以地震川塞田遂蕪廢永濬泉五
十餘所溉田八百餘頃民皆復業歷江西山西左右布
政^使三十五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且延綏其冬寇
五千餘騎入犯環慶永督將士合陝西諸軍禦之寇敗
去尋進南京大理鄉就改兵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以兵
部左侍郎提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時苗寇猖獗永劾
治失機諸將厲兵奮武明年遂擢總兵官石邦憲直搗
淑浦麻塘山大敗之禽苗酋沈亞當等俘斬不可勝計
召為戶部左侍郎未行卒贈右都御史永歷官以風裁
著稱時方尚通士多喪所守永持清節皜然不變既卒
妻子不免寒餒

萬虞愷字懋鄉南昌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無錫知縣
均調徭賦大戶毋敢隱占有主簿實廉坐蜚語當罷虞
愷力爭于御史欲解印與俱去御史初怒已察其誠簿
得免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守備中官丘得奏益軍九
十人供役虞愷抗疏劾其欺罔事竟寢故事搯江文武
大臣與守備叅贊官列坐後乃坐于側搯江都御史耻

之每遇會搯輒託故避去虞愷為奏復舊制奉詔覈武
職冗員力拒請屬黜戚畹冒襲及他越資遷授者百二
十餘人尋^劾南京戶部尚書閔楷督儲副都御史劉渠
貪鄙不職且言渠先撫雲南厚索黔國公沐朝輔寶玩
致朝輔藐視憲臣狎弄威柄妄請節制二司宜勒罷楷
渠嚴戒諭朝輔以杜其漸帝悉從之出為山東叅議移
福建副使虞愷謂政先大体今上官喜用巧文新進吏
日擾獄市民且重足立以故御史行部輒請自往代為
讞鞫嘗一日而出福州繫囚五十餘人民歌頌之再遷
湖廣按察使楚遼二藩府侵民產奪歸之民歷山東山

西左右布政使歲飢便宜發粟賑貸四十年以右副都
御使提督撻江改督南京倉儲除京商和買之困奏行
利民六事公私便焉歷兩京刑部右侍郎虞愷與嚴嵩
全江西人然未嘗附麗所歷官率隨牒平進至是世蕃
再下獄當事欲坐以謀叛虞愷曰世蕃非叛其奸貪亂
政自足一死不必更擬他律也當事者嘆之會南京給
事御史以考察劾及虞愷遂罷歸虞愷敦朴有行義諸
生時即以講學為歐陽德所器然不務為名高一時推
為長者卒年八十四子廷言進士除刑部主事屢遷光
祿丞隆慶初為工部尚書雷禮所訐吏部尚書楊博亦

排之貶汀州推官量移廣平同知免歸廷言初受學于
羅洪先及家居益肆力于學子建崑進士由荊州推官
為禮部主事嘗上疏力請神宗建儲憂危竑議起語連
建崑謫武岡吏目投劾歸光宗即位起南京尚寶卿卒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貴溪知
縣徵拜御史如斗吏事精敏清軍湖廣下不能欺巡按
蘓州諸府值倭患方棘徵集客兵及狼土兵以十萬計
部內騷然而歲又不登民益告病如斗悉心經畫外應
軍旅內拊循士民奏免田租數十萬石懽聲雷動已奉
命監軍將吏畏服期滿當代帝從士民請更留一年益

去民所不便需務休養常按部松江倭驟至守者奉督
府令闔城門避難者不得入號哭于外如斗亟令納之
已而民飢且疫施糜給藥全活為多時陶宅柘林川沙
窪沈莊諸賊以次破平如斗亦增秩一等四十一年由
大理右寺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蘓松十府時倭
患已寧而加餉銀四十三萬歲徵如故如斗請減三之
一戶部因盡除之乃令州縣練士兵貴室差徭限田優
免築丹陽涇石埭諸縣城損織造冗費政頗尚嚴人多
不悅給事中楊寔因劾如斗科取贖鍰縱弟受賄章下
吏部言如斗昔按蘓松名稱藉甚今乃為人訾議非其

志節殊也蓋昔當蠲賦之時今有督儲之責安靜則頌
聲易興嚴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勢使然也且所劾皆
風聞不當罷乃命留任居四年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江
西如斗以民困更徭叛行一條鞭法躬自較勘積勞得
疾浹歲而卒吏民為立懷仁祠祀之其所叛法後徧行
之天下公私稱便

論曰士之詭合世趨狗勢蹈利者徃徃自負通敏不顧
名節而為之而其端亮潔廉居身無玷者或雅量服物
或幹辦見稱未嘗不展其才效蔚為世用還視鄉之號
為通敏者特駟僮之雄耳用人者慎無絀此而器彼哉

明史卷第一百六十四

陳九疇

陳鳳梧

陳洪謨

張璉

維昂

劉漳

胡東臯

守冕

王應鵬

汪玉

劉天和

楊守禮

陳克宅

歐陽鐸

王儀

王學夔

趙時春

石簡

婁至德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為諸生即習武
事精騎射弘治十五年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
獄人莫敢櫻九疇挺搦逐得之自是以武健知名正德
初錄囚南畿忤劉瑾謫陽山知縣瑾敗復故官歷郎中

出為肅州兵備副使提督彭澤之賂土魯番也遣哈密
都督馮亦虎仙往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
能身當利害何但摸稜為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
敵已馮亦虎仙果通賊啟虜酋酋速壇滿速兒犯嘉峪
關游擊芮寧敗死尋復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馳馬至
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遺書虎仙及其姻黨阿刺思罕兒
失烟拜荅等俾內應九疇知賊計執阿刺思罕兒及斬
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令與其黨通將
縱使逸去而是時初聞寧敗人心怔營軍又皆出戰衆
番伺隙欲為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修鑑等并繫通謀

者二百人賊失內應知城不可破遂拔帳遁當是時微
九疇肅州幾殆兵部尚書王瓊欲害彭澤則并坐九疇
失事罪逮繫法司獄法司具言九疇有過寇功宜寬貸
瓊必欲罪之以失拜烟荅被繫死為九疇罪竟除其名
世宗踐祚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遷右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至鎮以額軍七萬餘人存者不及半且
多老弱請大發帑金召募詔可西番魯迷貢西牛獅子
九疇疏請却之嘉靖三年速壇滿速兒復以二萬餘騎
攻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疾馳間道入城登埤射賊
賊多死賊不意九疇猝至驚為神已出兵奮擊走之其

分掠并州者亦為提兵官姜真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
賚金幣尋上言番賊所以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
其商販使得稔知虛實也如馮亦虎仙逆謀已露乃輸
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來享之賓而邊臣又
怵于利害畏之已甚拱手聽命遂致內屬番人勾連接
引以至于今為今之謀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
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臣謂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
宜安置兩粵其謀逆有迹者加之刑儻則賊內無所恃
必不復有侵軼倘計不出此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
衛所_宋無息肩之期也事下提制楊一清頗採其議四

年春致仕初土魯番之敗遁也都指揮王輔言速壇滿
速兒及牙木蘭俱死于砲九疇以聞其後二人上表求
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侵
圍由九疇激之帝亦益信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
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害澤因請
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知九疇無
罪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昌
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毋寧殺世寧乃獨上疏
為九疇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夫其
畜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圖為內應假

非九疇先幾奮僂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尾刺擾
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
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之深
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妄報以滿速兒等為已死則其
罪有不免耳已而法司其獄亦如世寧言竟以萼等為
內主謫戍極邊天下寃之居戍所十年赦還九疇不修
細行晚節益放情聲酒每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
有所挾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
部主事清寧宮灾應詔陳言請帝法祖敬天謹幽獨絕

遊玩去奸佞親儒臣達民情視朝御講毋數刻遽罷戒
飭大臣憂國恤民交相儆惕且言壽寧侯張鶴齡兄弟
年富力強宜擇端方博學之士與之遊處道之以正而
安全之中官何鼎愛君憂國以忤李廣殛死即中丁哲
明刑執法以筮樂工去官辦事吏徐珪抗章直言以救
丁哲革役人心皆為憤惋乞並加叙論以激忠義帝頗
納之于是擢珪桐鄉縣丞十五年進員外郎出為湖廣
提學僉事公嚴自持諸生有黜者巡撫都御史檄復廩
膳而巡按御史送儒士入學者十數人鳳梧皆拒之中
官韋敬守武當驕甚監司趨其旁門且側坐鳳梧不可

獨與為鈞敵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時巡按御史主監
鄉試學臣考第入場者又會二司覆校更定鳳梧上疏
爭之自是御史無敢侵越正德六年遷湖廣右叅政遭
憂以毀聞歷河南按察使中官谷大用迎世宗于興邸
所至暴橫大吏多屈膝過河南三司議相見礼鳳梧不
肯屈要三司會見卒成賓主礼已上正大奉崇聖學勤
聖政簡近習慎朝祭舉人才選邊將正風俗八事帝嘉
納為進山東左布政使俄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臨清
倉夫患中官需索或拘數年不得代畜官馬者死必責
償至鬻妻子不給鳳梧皆請徵銀民便之嘉靖二年改

淮南京都察院就迁吏部右侍郎四年進右都御史巡
撫應天十府高淳與寧國鄰故養馬五百匹民不能堪
盡以腴田市之寧國前巡撫因民訴檄寧國五縣分養
馬二百匹以均其役五縣民聚而譁鳳梧至即撫諭解
散歸馬高淳而以高淳驛傳銀徵之寧國人情遂安上
元江寧若役重賦富家率投范內府神帛堂鳳梧奏禁
之諸司檄取夫隸輿馬及紙墨襍物有司供辦無虛日
戒所司勿予蘓松多逋賦鳳梧下令租五十石不輸者
令自解納由是人畏自解爭輸于官而大戶不悅競為
蜚語竟坐論罷既歸閉門却掃讀書不倦卒贈工部尚

書

陳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幼穎異凝重寡言笑登弘治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正德初父喪除入京師見劉瑾亂政稱母老乞便養乃改南京戶部再遷漳州知府巨寇林廣周嘯眾數千負海為亂洪謨以計平之俗尚浮奢好訟乃頒呂氏鄉約朔望躬親講諭民多從化復朱子書院簡俊士肄業其中濬龍溪陂灌田萬餘頃人號陳公陂擢江西右叅政歷貴州雲南按察使十八若番人叛勢大震巡撫何孟春與洪謨合謀討之遂空其地洪謨神采嚴重不畏強禦鎮守中官吏秦及金

騰分守中官劉玉假進貢名要索金寶洪謨檄所司毋奉行秦縱家人捶諸生于途責以大義執而治之黔國公沐崑子紹勳幼未襲爵其從父叅將崧賂權貴欲奪之洪謨持不可乃止嘉靖改元遷山東左布政使以疾起補江西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去兵燹未久府庫虛匱洪謨節財用廣積貯數年積穀至百五十餘萬石特被獎賚洪謨請更發官帑樵銀穀賑貸而留其餘積備不虞報可時中官吳猷奉命修龍虎山宮觀估費至二十萬洪謨言江西灾變頻仍人民愁困頃奉明詔宮觀但仍舊制當用四萬七千兩而足乞敕猷務

遵成旨毋別創新規額外徵索帝從其請及猷還謗于
朝洪謨由是遂罷居二年以荐起兵部右侍郎進左十
年兵部公廨火延及工部文籍俱燬時洪謨方署部事
帝震怒降諭切責言諸司縱吏為奸武選尤甚因逮洪
謨及武選郎中黃禎等下詔獄斥為民他司及工部官
俱停俸給事中王聘䟽救亦被黜久之遇赦復洪謨官
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荐悉報寢卒年八十二孫
思育禮部侍郎

張璉字汝器耀州人家世力農父均始登鄉荐為東昌
推官璉捐介敦朴依然農家子舉弘治十五年進士由

行人擢御史正德初劉瑾竊柄見者多貶損璉獨委蛇
自如瑾諷之曰君非我鄉人耶君冠太高矣璉整其冠
佯若不喻者瑾深銜焉巡按湖廣按治提兵官毛倫罪
倫瑾黨也瑾怒欲逮璉會敗得免倫竟獲罪大學士梁
儲子次攄攻臧邑人楊端家村里為墟都御史王鼎以
儲故戒御史勿言璉憤盡暴其狀并劾鼎阿附由是論
者群起次攄始被譴鼎亦罷去九年出為浙江副使迂
山西按察使有儀賓坐殺人繫獄會武宗西巡至太原
縣君謁行在丐免帝慰遣之縣君因賄江彬矯詔釋罪
璉不可曰天顏咫尺愚臣不親承詔旨孰敢信之竟抵

其罪歷四川左右布政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拜順天府尹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所部彫敝奏行寬恤四事居數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見大學士張孚敬無加禮孚敬不悅十年六月雷擊午門詔大臣自陳給事中三原雒昂因上疏曰今春宮禁災者七所夏兵工二部災今午門又邁斯變必有感召致然陛下厲精庶政而明察之下諸臣承風競為深刻竊恐時俗漸成衰薄輔臣孚敬奉命不違自謂以身許國而心術不光九卿大臣又多依違弗振聽其指使權勢偏重殆非祖宗設官之意也帝覽疏大怒以方修省得不罪而孚敬

以昂為璉鄉人疑出璉意怒璉璉遂自劾乞休既里居布衣徒步往答大吏多假肩輿送之歸璉登輿既別仍步返嘗獨行道中為執鞭者所擊見者群詈之其人叩頭不已璉笑而遣焉所居不容旋馬有巡撫造之驟雨屋漏沾濡頃之數移席巡撫嗟嘆欲為治第固辭不可卒年七十三昂嘉靖二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吏科給事中既疏劾孚敬頃之薛侃事起復劾左都御史汪鋐坐停俸一歲明年疏荐致仕尚書羅欽順趙璜王承裕都御史姚鏞侍郎何瑋通政馬理祭酒崔銑復忤旨停俸如初屢迁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二十四年徽王以

鈞州輸歲祿不時讓知州陳吉吉不為理又以事管王
府軍校于是長史李應時等率眾毆吉吉遂與應時相
告訐并發王過失王自訟帝怒趣命逮吉以昂及巡按
王三聘不奏并逮之昂竟被杖死隆慶初贈戶部右侍
郎時後璉撫遼東者有蘭州劉漳字永濟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戶部主事世宗即位上籌時要務十四事以法
祖宗親者德輯臣僚彰公道嚴宿衛為正朝廷之要以
斥貪殘廣賑濟恤軍士弭盜賊為安中國之要以黜債
帥理邊儲清軍伍防外患為固邊圉之要帝嘉納之屢
遷兵部郎中出為開封知府毀淫祠斷疑獄治行冠兩

河歷雲南左布政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屬衛兵變漳遏亂除暴發粟賑飢邊垂以寧明年廣寧
賊佟伏等復倡亂與總兵官馬永討平之漳居官廉直
所在稱治以疾乞休卒遼人立祠祀之

胡東臯字汝登餘姚人生六歲知向學及長同里孫燧
異其文妻以從妹弘治十八年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寧國府知府初高帝以寧國有餽師勞
盡免民田租稅官田之半歲久民田盡歸富室小民困
甚東臯請均官田租于民田而官亦應民田役時不能
用後知府劉起宗卒行其議徭役素苦不均東臯按籍

定大戶為里小戶為甲以一里統十甲歲一編審竟歲而代閱九年然後復役人大稱便宜宣城有金室圩稱沃壤歲入可百餘萬石圩當大河之衝水溢輒受害東臯相便宜修築遂為永利府因山為城久而顏圯聞寧王宸濠果反攻安慶東臯將率兵扼其吭旋聞就禽乃止南陵豪專持有司短長為奸利涇巨猾囊橐盜賊禍鄉里東臯悉按誅之池州有告妻殺夫者御史以屬東臯婦訴殺者盜也又不決乃禱于神夢一小兒踏兩木而立東臯曰小兒為童兩木為林殺人者為童林乎遣卒詢之果獲其人一鞫伏辜嘉靖初遷四川副使分巡建

莫不龍治其屬屬以贖銀部之士民頃城遂其學建昌
昌居蜀西徼前使多馬節雅州以故中官將領肆虐無

忌東臯親駐其地嚴立約束軍民帖然番賊入寇授指

揮陶安方畧殲之番人无敢牧境上者越雋有相公嶺

路峻險戍兵多墮崖谷死寇亦得據以為阻東臯為平

其道由是官軍得要害寇不敢發成都至建昌有大渡

水湍悍甚日一渡猶不免覆溺東臯相山勢移其處日

可數渡无虞人號為胡公渡内艱去軍民立祠祀焉服

除補威茂兵備甫至番賊耿卓煽亂承巡撫唐鳳儀檄

會討東臯率師為前鋒斬賊數百給獲牛馬器仗无算

卓由間道夜遁民被脅者千餘人將吏欲殺以冒功東

臯叱之乃止語鳳儀曰賊多且悍當徐圖之難以兵盡
殲也乃罷師還茂州以携賊得其所親信二人厚賞之
激以利害二人感悟歸斬渠首以獻邊境始寧鳳儀上
其績再賜銀幣進四川按察使及九年鳳儀被召遂舉
東臯自代會代者已有人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東臯周覽形勢知其地多與敵境錯軍民屯種樵牧率
為所擾乃築墻捍之自花馬池至鎮城經賀蘭山抵定
邊營延袤三百餘里並緣墻治塹置墩堡營舍自是塞
下之田咸得耕植矣故事歲調漢中寧羌二衛軍千七
百餘人戍寧夏小鹽池邊地苦寒軍多道亡或病死至

者十不二三東臯請免調發第徵銀備邊費軍咸德之
明年改撫鄖陽提督太和山中官王敏貪恣劾罷之有
武將以賄求荐召語之曰貪者必納汝賄_劾者必禡汝
官苟非汚人必至害已汝安得為此杖而遣之張璵重
東臯才荐于帝乃召理院事既至朝會旅見外未嘗一
謁璵璵銜之會南京太廟灾諸大臣咸自陳璵遂從中
允其去家居六年以身任鄉邦利病浙人倚之全縣孫
陞語人曰吾邑登顯仕而清貧若寒畯者三人胡公東
臯宋公冕胡公鐸也時因號姚江三廉云冕字孔瞻弘
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初劉瑾欲殺一因而

因無死律冕持之瑾怒謫金谿知縣瑾誅召補禮部歷
郎中再遷福建左叅政永春流賊起劫捕盜通判以去
主者且得罪衆謂非冕不任滅賊乃借冕任之冕選精
騎百人挑戰誘之離巢禽其渠數人賊乃歸通判請以
易之冕知賊將遯按地設伏盡禽之而推功于失机者
俾直前罪人皆服焉嘉靖初歷陝西左布政使織造中
官需供費逾額冕執不與中官怒伺其陰事無所得乃
悔謝及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去東臯僅決歲居二
年遇疾乞休而劇賊馬興為亂延及漢中鞏昌冕曰吾
不可以貽後人遂進兵會勦賊且滅值代者王學夔至

乃就途賊平冕亦與賈久之卒

王應鵬字天宇鄆人為諸生即雅負經濟知名登正德
三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以廉幹稱魏國公弟擁衆橫行
至嘉定執治不少貸徵拜御史諫武宗微行中官劉允
迎佛烏斯藏又極陳其妄清軍福建鎮守內官崔安縱
其下撓鹽課應鵬械治之且貽書戒安安感悟為禁戢
巡按山東風裁加厲嘉靖改元督畿內學政歷河南副
使山東按察使皆能其官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
定六府定州賊王朝相等為亂討平之山西青羊山賊
陳卿之不靖帝以巡撫常道討賊无功議置代乃以命

應鵬未至賊已平所部歲比不登加以用兵初被瘡痍而塞外巨寇又終歲犯邊公私交困應鵬請悉蠲被災州縣糧芻罷所徵荒糧與新加輸運宣府者急請太倉及他銀補其數又以潞州地大而知州權輕難治奏改為潞安府設和順縣于青羊山以撫治之境內遂安遭喪歸起左副都御史上疏言當今國是未定人心未一譬若大病初解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實議者昧此徒知事机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急徒知積弊宜革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異議紛然綜核之嚴翻成撻切傷渾厚之体失悠遠之圖致陛下頻年

望治曾不得享一日安靜和平之福良可惜也疏出中外以為至論而帝深銜之尋代汪鉉攝院務十二年元日以進繳精微批疏中失書職名帝震怒下之詔獄給事中魏良弼抹之并下獄應鵬坐落職御史陳邦敷復為申理請貴州新添驛丞應鵬素有時望晚筦臺憲條上職掌禮儀九十五事方欲有所建樹而遽以微罪斥士論惜焉家居四年卒應鵬同年生同縣汪玉字汝成由刑部員外郎出為湖廣僉事分巡辰沅永順保靖二宣慰爭地相讐上官納永順賄有所左右玉獨峻拒卒正其罪以所部地僻少文建書院明山麓聚生徒誦習

延廷謫御史周廣教之已改巡武昌黃州寧王宸濠反
陷九江斬黃壤相接士民震恐且竄玉聞即日入斬為
守禦計人心乃定以荐擢副使飭柳桂兵備大盜玉廷
鑑為亂率兵搗其穴盡殲之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
山東按察使迂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固安諸縣
故有蒙古色目人雜處无所統往往為盜玉請編為壯
夫盜發即責之撲滅而朔望聽令于有司自此桴鼓遂
息故事罪人罰贖皆輸紙後易以穀貪吏多侵漁以玉
言乃仍故事叅將馬愷楊鼎培克軍士劾正其罪賊楊
恭倡亂玉授叅將郝通方畧禽斬之京軍後至冒其功

玉不與辨時應鵬方巡撫保定王吉績與之埒卒于官
玉剛介廉直或有過纖毫不自蔽見柔佞者疾之若仇
與同里聞淵張邦奇余本相友善時稱角上四君子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曾祖訓進士山西叅政祖仲翰
舉人崇德知縣父遜進士豐城知縣天和少隨父之官
從鄉先生楊廉學廉器之舉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禮
部主事居二年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
補之天和與焉八年出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橫天
和數裁抑之堂怒會堂奉詔辦食御物于蘭州以語天
和天和謂非所部也辭不往堂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

部民擁車哭者萬餘人咸謂堂堂不敢出民張傑等數十人徒步衛行所過視傳舍飲食惟謹以故校卒不能虐既至錮詔獄久不釋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救始命鞠實已法司當贖杖還職中旨謫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論救不報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民德之為立祠嘉靖初擢山西提學副使紮遷南京太常少卿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改奏言肅州堡砦踈薄賊易攻剽故屯田日廢今括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可得四千五百中多矯健善戰者請于近邊密置墩臺增其樓堞俾居中耕牧遇警保寨庶賊至無所掠而屯作可

漸廣即耳涼莊浪諸邊皆可推也尋奏行弊當革者五日禁括克懲占役清湖塲審派撥校侵漁利當興者五日廣開墾增墩堡給牛種興水利恤屯兵制由是田利大興九年春改撫陝西天和允三蒞陝周知利病乃請撤還鎮守中貴張紳及罷有司不經費為民患者三十餘事帝皆從之兆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撫以恩信誅其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境內以寧就進右副都御史母憂去十三年起故官總理河道時黃河南徙而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漕天和行視水勢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

七十二泉自崑尼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理河道如故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其不赴役者歲徵召募費人三兩時河南歲飢天和以工竣而儲有餘請並河州縣曾役民者盡蠲其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先是兵車皆雙輪推挽用二十人遇險輒困又行遲矢無所蔽以故輒敗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增損其制上制砲槍斧戟之屬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足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隨在環布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

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以練諸邊將士皆習軍威大振是年四月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賊戰斬首一人奪其蠹賊寇莊浪總兵官姜奭擊之累賊皆捷進天和右都御史其秋賊大集兵塞外將入寇天和策賊瞞西路有備必東犯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將兵宵行與叅將吳瑛合即偵卒勿使覺賊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被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與官軍接戰爵尾而擊之賊奔渡河多死尋入掠寇家澗及張家塔為爵瑛所敗邊人禾黍被野一無所躡賊以輕騎移

犯寧夏又為總兵官王劬所破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
史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天和部署將帥禦却之進兵部
尚書明年賊犯延綏紅山墩官軍力戰敗之斬獲多又
明年六月賊將入寇平虜城守將以報天和冒暑赴花
馬池勒將士按伏待之賊戰敗走河上伏兵起賊多入
水死者八月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定邊營乘虛寇固
原縱橫剽掠欲且饜會滄遼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
多畏縮天和乃斬不用命指揮二人而召故總兵周尚
文激以忠義令擊賊時陝西總兵官魏時方邀賊分兵引旋
至黑水苑尚文盡銳擊之戰未決吉囊子驍小十王者

恃勇率勁騎三十突犯中堅見殪賊遂奪氣歛兵退而
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遂之出
塞諸將斬獲四百四十餘級賊所鹵獲失亡過半論功
加天和太子大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前後賚銀幣以十
數其冬遷南京戶部尚書踰年召為兵部尚書專督團
營列上營務十事多允行給事中周怡論天和衰老遂
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長身玉立顧
盼偉如少厲節操老而逾峻初為進士劉瑾竒其貌招
之歆與叙宗姓天和不往晚年內召陶仲文以刺迎之
且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悞矣吾中外姻連都無是人

仲文志其罷官有力為子潔進士刑部郎中

揚守礼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
靖初屢遷湖廣僉事公安賊熊振昂等聚眾流劫石首
諸縣守礼若不為意密分布將士一舉繫其魁餘黨悉
平生事謫叙州通判紮遷山東左布政使十二年以右
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烏都鷓鴣諸番為亂與副將何卿
討破之因進兵破遮花高黃脊魚三部又使破鴛兒刁農
雞公諸部降其餘若番人震警論功賚銀幣初守礼貶
叙州時僉事張文奎銜守礼礼簡摺據其事挫辱之守
礼不能堪棄官去為巡撫唐鳳儀追留至事是文奎迁

四川叅議恐守禮修却以先所撫事奏之詔二人俱解
職候勘守礼爽朗有大度才器敏達中外推以為能家
居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輒會薦之有詔錄用猶貶河
南叅政十八年復遷山東左布政使未上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寧夏明年秋寇眾犯固原者為總督劉天和等
所敗欲自寧夏出塞守礼與總兵官任傑等邀擊于鉄
柱泉敗之斬獲多會天和召還帝難其代廷臣皆言守
礼可乃進右都御史總督軍務旋以前破寇功復進兵
部尚書明年正月吉囊所部數萬騎自賀蘭山後入犯
鎮朔堡總兵官李義等禦却之踰月總兵官楊信等敗

其別部于莊浪二十二年賊屢犯延綏紅崖溝諸處為
官軍邀擊並有斬馘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時東
西寇歲犯邊帝以為憂委任邊臣甚至而守禮顧求去
帝怒以為非狗國之義降其俸二級其秋賊三萬騎入
自響水堡直抵綏德游擊張鵬禦之引却總兵官吳瑛
等追躡及于塞外寧條梁東路叅將周文兵亦至夾擊
敗之以捷聞而巡按御史殷學言賊入內地五百里諸
將擁重兵不戰請治罪兵部謂延綏游兵俱調宣大賊
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
子少保餘皆遷賞學坐叅奏失實貶二秩調外守禮尋

以憂去俺荅薄都城廷臣奉詔舉邊才首以守禮荐詔
趣上道已而寇退守禮止不行守禮有節操耻世俗態
晚見時事乖異遂不復出縱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終
其身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少好讀書父欲令徙業克宅隨
父園中仆一樹以悟父父曰惜哉且成材而敗之自今
任汝所為遂舉正德九年進士除嘉定知縣有異政徵
授御史時坐寧庶人及錢寧江彬註誤繫獄者甚衆會
暑疫囚多瘦死克宅及給事中許復禮請覆讞獲釋者
二百四十人嘉靖初出按貴州應天府尹趙文奎先為

貴州左布政使其家僮私納土官安萬鈞賄克宅追劾
褫其官四川巡撫許廷光被論部議調貴州克宅言不
當復居憲職廷光坐免時隴政構亂方議用兵而歲辦
物料為公私擾克宅奏止輸十二行者患盤江瘴氣特
裂山開道避之還朝道淮揚見飢民載途畫上救荒五
策民大獲濟帝將考獻帝偕同官力爭復詣闕哭諫有
大僚知帝震怒欲起去克宅直前扼其項曰柰何先去
為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拜杖得釋再按河南按察
使張淮者吏部尚書廖紀姻戚也克宅以其不職劾罷
之紀不悅出克宅為松潘副使甫之官有指揮為番人

所殺乃勒銳卒夜襲其砦焚碉房十餘盡殲之自是番
人畏懼咸獻馬乞降將士乾沒軍餉悉繩以法部內凜
然遷河南按察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綜核庶務必周
屬邑輸課令自操衡吏旁睇而已十三年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貴州都勻苗裔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因屢不
靖後率眾攻掠平浪招之不服克宅調兵三萬攻之賊
堅守三月不克乃分兵先破其黨凱酉諸酉招降旁砦
四十九賊勢遂孤宣慰安萬鈞乘夜雷雨率所部以懸
梯鈎繩魚貫登山絕顛發弩石下擊賊搃兵官楊仁亦
督諸將仰攻萬鈞兵馳下開因門遂斬阿向及其黨二

百五十餘級得獲三百六十人招降稱是諸洞悉平論
功進秩有差克宅旋移撫蘓松諸府既行而阿向党復
叛阿向之先與土官王仲武為世讐阿向既平用副使
林茂竹議逐諸苗以其地隸都勻府募軍民佃種仲武
因諸苗失業陰遣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
餘孽王聰王佑等為主謀復故地佑等遂糾黑苗攻陷
凱口據之驅逐耕夫大肆殺掠巡撫汪珊檄茂竹及副
使陳則清叅將李宗佑等進討賊夜乘兩襲破官軍宗
佑被圍援不至與指揮陳佐周鍾等俱為賊所執仲武
反潛與叛苗通仁聞敗坐制會城不肯出兵巡按御史

楊春芳遣使撫諭賊質宗佑等求復官還故地春芳以
聞乃奪仁職罷克宅候勘茂竹等論罪有差武仲亦下
吏未幾珊進兵討賊賊投首推功克宅會克宅已卒乃
贈恤典任一子官克宅操行清白當官有器局聲色名
利一無所嗜子有年自有傳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登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
極論時政不報尋使蜀府王奇其貌厚遺之辭不受歷
工部郎中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為尚書喬宇所重
每引與議論輒達丙夜出為延平知府下令禁停莖喪
家不得置酒娛賓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宮建

先賢祠其俗寢變司禮太監蕭敬者郡人也家屬暴橫多強市民田而遺其賦列肆侵官道至不得張蓋鐸歸其賦于蕭氏盡毀廬之當道者已又廉得其家奴殺人立置之辟敬大恚欲假他事逮之吏部尚書陸完聞以鐸堪治劇調守福州鐸曰彼謂福州有鎮守中貴將藉手牢我也遂上疏引疾部議不許趣赴任既至則裁其橫需且半丁祭頌胙相沿益市羊豕以全烝饋中貴餉其客皆遍鐸止以祭牲分饋饋又不及客中貴尚春怒使隸委肉府庭而去鐸笑顧諸生趣分肉詣謝春益怒一日攘臂肆詈且出僭諄語鐸拱手曰公非臣子哉而

為是言得無不可也因趨出已而人傳言鐸將發諸門客奸利錄其私橐客大惧交說春釋憾春因布按諸司以謝事遂解會議里役鐸以福州多貴人家又多產請得與民分役請貴人家聞則大譁巡按御史汪珊獨是鐸力持之卒如鐸議嘉靖三年舉治卓異擢廣東提學副使紮遷南京光祿卿奏革太官珍羞諸署積弊六事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鐸以蘓松賦最重田不甚相懸而下者畝僅五升上者至二十倍以故奸弊益滋乃精思曲筭今賦最重者為減耗米派輕齎陰以輕之最輕者為徵本色增耗米陰重之由是版籍不

更而賦無偏畸諸州縣坍荒田四千四百餘頃為賦十
一萬五千餘石勒民賠納有年矣至是以清出漏賦萬
石及他奇羨補之其議徭役令民歲出錢催募毋得仍
十年舊又裁省郵置濫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章聖
梓宮祔顯陵道經所部扈從使者銜鐸無所遺比還歷
叙所經巡撫勞咸受賞獨言鐸不戢下致謹謹奪俸三
月時鐸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而帝先所遣緹卒隨行者
悉以鐸治狀聞帝乃心器之十九年吏部右侍郎缺遂
以命鐸鐸行不挈妻子曰吾安敢家此官乎明年九廟
災大臣俱自陳鐸疏言未老而衰請休致帝恩之遂如

其請鐸有文學內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
部尚書謚恭簡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歲大
侵抵官未及視事輒發廩賑貸奸民有窟盜者儀貫其
罪令諸盜出入則報之立捕而火其家自是盜絕以能
調嘉定漕卒兌運民粟增耗十之三儀禁之卒憚儀竟
不敢肆豪家多逋賦而奸民善飛洒儀痛懲其弊徵拜
御史京師民規免役託勲戚世家及宦官隱庇者常十
九小民益不堪儀請有官者量等級優免民戶則酌丁
產定為數則使應公家之徭報可巡按陝西秦府人多

豪奪民產儀悉還之民延綏大飢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言忠非濟變才遂罷職前巡撫蕭淮居官多乖迕儀追劾之言不可使生身榮華死逃國憲淮竟奪官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掠數殺人寘私獄招納四方亡命攘攷公私財為遠近患積十餘年人莫敢發儀偕巡撫吳山奏之奪爵禁錮當是時蘓州賦重版藉淆亂不可詰吏部侍郎顧鼎臣欲得良吏治其鄉郡特荐儀遂以為蘓州知府甫三月而祐掠潛入都奏所犯已經赦由儀受前御史胡效才屬復据據誣劾而都御史毛伯溫前巡按河南時憾臣遂實臣罪且臣嘗

建醮祈皇嗣為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掠固有罪而悅其建醮語為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已使者還奏儀所劾不誣第祐掠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掠愛已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溫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由祐掠訐奏始儀之初去蘓州也父老數百人走闕下乞留帝不許十四年言官奉詔舉遺佚乃起知撫州蘓州民間之復相率走闕下乞還儀至再皆不報歸而翹于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嘆曰蘓賦當天下一而田額溷无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

日安其位乃日夜深計曲筭率僚屬巡行阡陌履畝丈
之別其高下肥瘠使縣各為籍吏或有所欺隱恒懲一
以警餘人畏其精敏相戒不敢為奸由是以八事定田
賦以三條校稅課徭役雜辦無所不均令下初若煩碎
後乃人人稱便至百餘年不能易治為知府第一進浙
江副使飭蕪松常鎮四府兵備崇明盜秦璠王良等為
亂儀從操江右副都御史王學夔大舉舟師討之敗績
賊益熾遣人揭榜南京自稱靖江王事聞學夔儀坐停
俸戴罪儀乃與提兵官湯慶合擊賊慶將戰儀登高望
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佯北賊易之儀

曰可矣夜半擊楫進縱長矛火箭賊倉皇竄江中盡殪
錄功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叅政分守莫寧寇突抵清源
城下儀令洞開城門寇疑有伏引去乃按行所部築城
郭練卒伍積糗糧自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二十
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大修邊備嘗如敵至者
越二年寇入掠龍門提兵官卻永等禦之斬獲多進儀
右副都御史尋以繕築邊垣賚銀幣其秋寇大舉犯萬
全右衛毀牆入遂踰順聖川掠懷來攻浮圖峪游騎直
犯完唐二縣京師戒嚴帝數下詔責儀令戴罪自効寇
既退以誤報首功奪俸二級明年考察拾遺調貶一官

已勦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肅州兵備副使哈密
遺種居內地者歲久滋蔓多不靖儀與巡撫楊博協謀
徙之境外邊害遂息稍遷右叅政二十九年復拜右僉
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會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
儀乘城守禦見有戎服掠民間者則仇罵部卒也命捕
而管之荷校市門外罵大怒訴于帝會御史王忬亦言
儀不當虐大同軍遂逮儀訊治斥為民儀為人濶達警
敏有大畧遇事縱發无所避以廉明峭直見嫉然亦以是
重于時家居九年卒隆慶初子緘訟寃詔復官賜卹如
制緘舉進士積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學夔安

福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
嘉靖初上疏言謹始之道已奏請裁抑戚畹又申救言
官多報聞歷考功文選郎中廉靜端謹為時所稱嘗撫
治鄖陽昴山有偽稱皇子者所在煽惑諸司議用兵學
夔曰無庸妄暨子耳密捕致之辟赦脅從不問索迂南
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
卒贈太子少保弟學益亦仕至南京工部尚書以阿嚴
嵩為清議所訖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群兒嬉輒列旗幟部勒如
兵法年十四舉于鄉踰四年為嘉靖五年會試第一既

成進士選庶吉士名籍甚時張璠桂萼新得志積惡諸翰林輕已乃悉散所選庶吉士于他曹時春得戶部主事尋轉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迺者灾警頻仍陛下降詔求言已涉旬月然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詞面諛者何也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鋐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揖進嘉禾矣鉉及御史楊東又進監華矣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矣仲斌等不足導鉉讚等身司風紀時職典三禮顧乃罔上要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胸流涕弗能自己也不嚴加禁遏恐謏佞成俗正氣

日銷大非國家之福奏入帝責其妄言且云時春既為此奏必有謹言善策其具列以聞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怒趣之于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一崇治本君之喜怒乃賞罰自出理亂所由徵也勿以遂心之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一信號令號令者聖人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一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使大臣諫臺侍從各得敷納殿陛之

間而諸司群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一勵廉耻大臣宜
待之以禮取其大節畧其小過臺諫宜待之以信言是
者用之非者宜寬容之庶臣工自愛而不敢不勵其最
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
霽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祀成除謫戍之罪與之
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
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搃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
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
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
化黃白飛昇避景以冒寵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

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遂下詔獄掠治黜為民十八年
選東宮官屬起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明年冬帝
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百官正
旦朝賀帝大怒復黜為民久之京師被寇朝議方急武
事以時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務統民兵訓練
大將軍仇鸞方倡馬市時春憤曰此亡宋秦檜續耳身
為大將而効市僧可乎由是忤鸞為所搆幾重得罪踰
年遷山東僉事進副使三十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時春慷慨負奇氣善騎射頗習韜鈴嘗慨賊寇縱橫
將帥縮胸不任戰或方持杯酒相歡笑有語及邊事者

輒投袂起數謂人曰使吾得脩裨將領選卒五千挾弓矢間以長槍巨斧馳騁塞上即俺荅丘福不足平也嘗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親率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謀報寇騎二千餘去此兩舍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沫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而前及于大虫嶺伏兵四起遂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有守卒總之上乃得免沫軍竟覆言者謂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遂解官聽調時春素善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

率避賊不擊為督撫者但安居堅城遙領軍事而已無躬親搏寇者惟時春敢與之角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時春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尤伉浪自喜類其為人

石簡字廉伯寧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餘干知縣擢南京兵部主事歷知高州安慶二府安慶地當衝要民苦供億簡力節損歲省費四萬遂為定式民立祠祀焉迂雲南副使有指揮犯罪以重賄投簡立罪之徵賄于官三遷貴州右布政使五溪諸蠻四出剽掠官軍勦之弗克撫按以簡有威望檄使招撫簡單騎叩賊壘諭以禍

福遂納款遘疾歸用荐起山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沅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據
地以叛明年春簡與黔國公沐朝弼分兵為伍各以監
司監之進破賊末龍砦招甘莊賊降之鑑勢漸蹙遣經
歷張維等詣僉事王養浩乞歸降時布政使徐樾以給
餉在養浩所信之親往受降養浩等皆言賊巨信樾不
聽率百人至城下鑑不出樾方責詰鑑縱象馬衝之樾
及左右皆死簡憤甚期必滅賊五月朔令南羨軍渡江
攻城而選路通甘莊二軍精卒佐之鑑偵知二軍少潛
遣兵象衝路通軍出不意倉卒燒營遁監督叅軍政部

維嶽走甘莊軍副使李維等見之亦潰惟餘養浩督南
羨一旅逼城而軍而武定廣南寧州諸土帥疾鑑弒主
誓死不退鼓譟攻城賊兵出戰大敗官軍遂圍之鑑乞
降簡等不許城中撤屋以爨人多餓死會瘴毒大起乃
還軍期秋末再舉而簡已坐樾事褫職矣初李維不欲
分兵簡檄至則怒詈其使簡憾之謂維受那鑑金沮敗
師徒巡按御史趙炳然奏之故維得罪重于他人或頗
議簡然功垂成而官罷世亦多為簡惜者簡素以清節
顯仕官三十年家無長物嘗營一室不能落成世宗亦
知其廉題于壁曰天下清官王鈞石簡卒之日無以具

驗同時項城婁至德字存仁正德十二年進士為趙州知州嘉靖初歷戶部郎中出理甘肅軍餉有奇羨輒舍以寬民迂杭州知府屬縣海寧濱海多水患至德躬親相度為築石塘水患以息入覲僅携一吏囊無尺帛迂福建監運使為御史包節所知嘗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諸監司曰此水之清如婁運使矣改浙江叅政進右布政司酌定賦役為書十卷曰兩浙賦役成規民大便之

案遷太常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上卒

論曰總督巡撫之任資兼文武當之者難矣而綏靖邊方又必先之廉潔此其所以尤難也終嘉靖之世得若千人其大者勲著旂常次亦功存民社莫不夙厲半稜慎飭名節庶幾所謂克舉其職者然猶轉側于諛譽之口掣肘于廊廟之間乍起乍踣僅而得濟士之欲伸其志力以立功名夫豈易哉



